

問題與研究

第二卷 第二期

五十一一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本期要目

- 中印邊界與匪印衝突……………吳俊才
從地理觀點看亞洲歷史的發展……………沙學浚
第二屆亞洲史學會議的經過和觀感……………張貴永
聯合國與太空法的發展……………丘宏達
當前大陸情勢與共匪動向……………懷遠
美國封鎖古巴後……………亦農
葉門政變的剖視與展望……………湯德衡
寮國中立局勢的發展……………黎世芬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目 次

中印邊界與匪印衝突	吳俊才	(1)
從地理觀點看亞洲歷史的發展	沙學浚	(6)
第二屆亞洲史學會議的經過和觀感	張貴永	(9)
聯合國與太空法的發展	丘宏達	(13)
當前大陸情勢與共匪動向	懷遠	(17)
美國封鎖古巴後	亦農	(23)
葉門政變的剖視與展望	湯德衡	(26)
寮國中立局勢的發展	黎世芬	(32)
柏林界牆一年來之局勢分析	宋鳳恩	(35)
俄南關係新發展	尹慶耀	(38)
俄共宣傳工作之組訓及重要幹部	關素質	(42)
共產集團經濟協作的方向	呂律	(47)
蘇俄能否趕上並超過美國	顧富章譯	(53)
動態述評		(56)
一 國際		
①我國捐款支持聯合國計劃。	②我國米產創高紀錄。	③烏干達獲准參加聯合國。
④英工黨年會。	⑤彭比杜內閣垮台。	⑥美洲國家外長會議。
⑦美國封鎖古巴。	⑧墨總統訪日本。	⑨日民社黨召開大會。
⑩日擴大實施貿易自由化。		
二 俄帝		
①加盟共和國內政部改組。	②教科書短缺。	③延期取消工資稅。
④重要經建措施。	⑤蘇俄南部地區工人暴動。	⑥俄與其附庸國經濟關係。
⑦俄對葉門之陰謀。	⑧對外其他活動。	
三 共匪		
①大批邀請日人訪匪。	②匪印武裝衝突之擴大。	③抗議美封鎖古巴。
④匪改建上海輕工業。	⑤匪區部份重點廠礦建立固定協作關係。	

十月份大事日記

中印邊界與匪印衝突

吳俊才

× × × × × × ×

目前匪印戰事在持續中，個人認為目前衝突不致演變為大戰，蓋匪印雙方此時均不敢亦不願掀起對外戰爭。但均欲製造緊張局勢，故相互試探，圖以戰爭姿態，迫對方讓步。

過去尼赫魯標榜中立，實圖挾匪以自重，今雖遭匪痛擊，但仍不欲放棄中立，且望能親俄以制匪。

× × × × × × ×

關於中印邊界問題與匪印軍事衝突完全是兩件事，不容混為一談。

第一、二千英里長的匪印邊界西起阿富汗邊境，東至緬甸，其中僅錫金與西藏間一段一百一十英里處經一八九〇年之中英會議藏印條約第一款規定以支莫羣山為界，（一九〇六年之中英藏印通商章程之附約第一款中加以確認）。除此而外，全部未經劃定，僅有所謂習慣線存在。

對習慣線的解釋，自有不同的說法。

第二、由於印度半島自一八五八至一九四七年，曾長期受英國殖民地政府的統治，同時并以印度為基地，早從一七四四年東印度公司時代起即開始進行對我西藏及喜馬拉雅地區的分化與併掠，其間英方曾片面與西藏訂有若干協定，並造成印度邊界及西藏地位的特殊化，亦即所謂既成事實，因此在這方面所造成的邊界問題，也就成了所謂習慣化了；但就法律的意義來說，同時站在西藏主

權屬我的觀點，當然是不能承認的。

第三、在一九〇八年的中英續訂藏印通商章程以後，英殖民地政府時代及一九四七年印度收回政權前後，我與英印政府，從未就西藏問題及中印邊界懸案，簽訂任何條約；但獨立後的印度政府却以法定承繼英治時代在本區的一切權益的地位，而認為是合法的，如有破壞，則認係破壞印度領土主權的完整。

第四、最近匪印間所發生的邊境衝突，主要是東段的馬克馬洪線地區。馬克馬洪線係英方於一九一四年在西姆拉會議時所作片面之辭，並未正式提出討論或通過，而且西姆拉條約亦僅草簽，我國政府自始反對。故印度的牽強說法，非常明顯。

第五、匪印衝突，邊界問題只是藉口，雙方之使用武力，皆各另有企圖，其發展，也勢必影響匪印之間的關係。同時我們更不容忽略過去帝俄及今日蘇俄帝國主義者圖取西

藏而入印度洋的野心。

現在我想分三方面來探討此一問題：(一) 匪印邊界衝突地區的範圍。(二) 雙方所據理由。(三) 匪印最近衝突可能之發展。

壹 匪印邊界衝突地區的範圍

現所發生衝突的地區，可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份 係新疆西藏與克什米爾接壤地區，或稱爲西段，自阿富汗邊境直至西藏，沿線係喀喇崑崙山脈的帶形地帶，縱深自西邊的五十英里至東邊的一百五十英里。自阿富汗境至阿克賽素一段，雙方略有出入，阿克賽素 (Aksai Chin) 一段則出入極大，一萬方英里地區，被劃入印境。又阿克賽素以南的班公湖 (Pangong) 及斯班角湖 (Spangur) 區七百五十方英里及頓疆區 (Demchog) 均有問題。共匪自新疆葉城修至西藏噶大克的公路，即穿越阿克賽素境一百八十里，印方認其係佔其領土。一九五八年九月、一九五九年七月、一九五九年十月印方武裝人員曾三次在此與匪軍遭遇，被匪扣押遞解出境。

第二部份 中段係自西段至尼泊爾邊境，即印度普遮普省，山地省與西藏接壤的一段邊界，在歷史上亦從未劃定，包括什布奇山口 (Shipki)、司丕提 (Spiti)、桑惹沙 (Song Tsungsha)、巴拉霍底 (Bara Hoti)、香札馬拉 (Sangcha Malla)、拉布提 (Lapthal)。

第三部份 係自不丹以東，所謂馬克馬洪線至喜馬拉雅山南麓地區，稱爲東段邊界。亦即門隅，洛渝和下察隅三個組成的地區。(印度稱爲東北邊區公署所轄地 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 計二萬六千方英里土地。匪軍曾進駐朗久 Longu 印認其已侵越領土，此段所包含之範圍最大。

貳 雙方所據理由

總原則：匪方：○印方不接受關於整個中印邊界從未正式劃定

、中印之間沒有邊界條約和協定的論斷，但是舉不出任何反駁的事實。

○根據國際公認原則，國際邊界線標誌着毗隣國家在各自領土上行使主權的分界線，它必須由有關國家共同加以規定，因此即使某些部份有比較明顯的天然地形，其起訖和具體位置，也仍需雙方加以共同規定。

○甚至是英國，在過去也沒有提出過中印邊界無需正式規定的主張。

印方：以習慣和傳統爲基礎的中印邊界是沿着天然地形，而且這條習慣傳統邊界的大部份，也是爲條約和協定所確定的。整個邊界是固定的，且係衆所周知的。根據國際慣例，沿着衆所周知的、不變的天然地形如主要分水嶺的習慣邊界，就是劃定了的，不需要進一步的或正式的劃界。印度政府不能同意重劃整個中印邊界。

西段部份 印方理由：○拉達克與西藏的邊界，從十七世紀以來 (一六八七年 A.D.) 拉達克得克什米爾之助，擊敗蒙古人後立有石樁爲界，就已確定，并得到一八四二年西藏和克什米爾條約的確認。條約本身表明中國是條約的一方，這個確定的習慣邊界，是符合印度的劃法。

○上述衆所周知的確定的邊界，雖然沒有劃定，這只是表明沒有在地面上標明。

○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地圖清楚地表明，新疆從未延伸到崑崙山脈以南，這塊領土的任何部份既非西藏日土宗的一部份，也非新疆的一部份。

○中國政府從不會在崑崙山脈以南設立哨所，廿世紀以來，克什米爾政府官員、印商在本區自由走動，不會碰到任何中國人在此管轄。印度巡邏隊且一直於近年在本區定期巡邏。

○中國指本區若干地名如阿克賽素，和喀拉喀什源自維吾爾文，斷爲新疆領土，這是錯誤的，事實上新疆和西藏有許多地名却源於梵文，例如和闐就是從梵文庫斯達拉演變而來。

○中國官方一八九三年出版的「中國新地圖和商業地誌」，一九一七年出版的「中華郵政輿圖」，都是符合印度地圖所繪的邊界。

總原則：匪方：○印方不接受關於整個中印邊界從未正式劃定

九一七年出版的「中華郵政輿圖」，都是符合印度地圖所繪的邊界。

④以分水嶺作為傳統邊界，是最確鑿不變的，但中國政府却忽視此一事實。

⑤所稱本區從中國進入較易，從印度進入較難，不能即據此認為保定界的根據。

⑥尼赫魯所著Discovery of India一書之附圖，係書商所附，不能由作者負責。

匪方 ①一八四二年中國西藏地方當局和克什米爾之間所訂立的條約，其中僅提到拉達克和西藏的疆界將維持原狀，各自管理，互不侵犯，根本沒有關於邊界具體的規定或暗示。其後一八九七年英曾建議劃界，無結果。一九二一——一九二七英政府向西藏又多方交涉劃定拉達克和西藏之間的邊界，亦無結果。一九五〇年印官方測量局所出版的地圖，亦標明本段界線成為未定界，且從一九五〇年以來，中國人員和物資一直頻繁穿越此一地區，來往新疆西藏之間并會修築一條縱貫公路，而自稱對此區行使管轄權的印度政府却長期對此毫無所知。

②十八世紀以來的許多中國地理圖誌，特別是一些有權威的，如一七八四年的大清一統志，一八二〇年的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都載明新疆的邊界及喀喇喀什河源西南的山脈，這就是喀喇崑崙山脈，和中國地圖邊界的劃法是一樣的。至於一九一七年的中國郵政圖，這是由當時把持中國郵政事業的英法帝國主義份子，在不徵得中國當局同意下擅自繪製的，只代表帝國主義份子的觀點。

③這個地區大部份屬於中國新疆和閩縣管轄，小部份屬於中國西藏日土宗管轄，歷來是維吾爾族，柯爾克茲族，及西藏西北藏族居民放牧和採鹽的場所，許多地名即係以維吾爾文名，如阿克賽秦即係維吾爾白石灘之意。

④從十八世紀中葉起，中國清朝政府即曾設立卡倫（邊卡）行使管轄，進行巡邏，在中華民國成立後一直到解放為止，也經常有部隊在此駐防。

⑤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尼赫魯在聯邦院亦稱：據我所知，在英國統治期間，這個地區沒有一個人居住，也沒有任何前哨據點。而印度政府所稱派遣巡邏隊也不過三次，但均被我

方所逐。

⑥一八七〇年Hay Ward著「東土耳其斯坦略圖」，一八七一年的印度北部國家略圖的劃法，均接近中國所劃習慣線。

⑦分水嶺并不是國際間劃界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則。

⑧本區連接新疆西藏，南北坡度不大，容易通行，反之其與拉達克間的交通却隔着高入雲霄的喀喇崑崙山脈，進入這地區是極其困難的。

故就任何觀點、歷史、管轄、地圖、地理位置及居民生活來看，都證明印度所主張的傳統習慣線是沒有根據的。

中段部份 印方理由：中段邊界匪所稱阿里地區（Ali），事實上已不存在有糾紛，一九五四年匪印西藏貿易通商協定第六款中即會指定六處山口為貿易市場，即什布奇山口、司丕提、桑叻沙、巴拉霍底、香扎馬拉、拉布提等，此等地區早為印度政府所管轄，現亦為印政府所管轄。且係按分水嶺劃分的。本條在談判時，匪方代表初稿為「中國政府同意在中國西藏北方阿里地區開放下列山口，作為雙方商人和香客的出入口」，印度當即表示不能同意，改為：「來自印度和西藏西部的商人和香客，得沿着下列途徑所在和山口的道路旅行」，後來雙方協議改為「雙方商人和香客經由下列山口和道路來往」，這表明了從印度方面看來，沒有遺留任何爭端和問題了。

匪方理由：

①在一九五四年的談判中，雙方同意該次會談不涉及邊界問題，因此不能認為該約已劃定邊界，不需談判。

②上述諸地，是在一九五四年中印協定以後，才被印度侵佔或侵入。

③西藏地方當局迄今為止，還保存着數世紀以來有關該區的封地文書和土地契約，西藏地方當局歷來在此征收各種賦稅，有些地方的戶口清冊，還一直保存着。而且這裏的居民全部是中國的藏族。

④匪方未用武力逐出印方人員，為了維護中印友誼，期待和平談判解決，并非承認這已是印度所有。

東段部份 印方理由：

○不丹以東，馬克馬洪線至喜馬拉雅山南麓地區，一向不屬於中國，直到最近也不在中國管轄之下。

○紀元後八世紀前，這一片土地屬於瓦曼 (Varman)，薩拉斯培姆巴和帕拉王朝 (Salastampha, Pala.)。到了八世紀，這些王朝屈服於揮族的一個支系阿霍姆人 (Ahoms) 的壓力之下。最後到十三世紀，阿霍姆的一個統治者控制了整個王國，定名為 Ahom，經過轉音變化，現在叫阿薩密 (Assam)，Ahom 會在此統治六百年，直至一八二六年始為英國在印度的權力所取代。Ahom 統治的最後幾年中，對北部部落的控制削弱了，但是當時印度政府經過幾年又在那裏重新建立了權力，但從未喪失在此地的主權，西藏人從未取得主權。

○十九世紀英屬印度建立了這些部落的權力，這些部落承認英屬印度政府有權在他們的區域裏維持法律和秩序，且從來沒有停止處於英屬印度統治者的中央權力之下。

○匪所提在本區中國政府會實施管轄權者，是關於大旺 (Tawang) 與瓦弄 (Walong) 兩地。兩地僅本區中極小部份，而且也非中國領土。大旺過去管理權在土王，聯村頭人 (Raja) 手裏，至今大旺尚有西藏寺院，院僧向居民行使宗教權。一九一四年三月七日陳貽範謂：「支付給西藏人的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稅收，而僅僅是對寺院的捐款，與其說是稅，不如說是慈善捐助」。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三日，中國外長孫寶琦通知北京駐英公使謂：「西藏人自認為對凡有喇嘛教徒居住的所有地方，都有權力，但事實并不是這樣，喇嘛們可能有宗教的權力，但這并不一定意味着這些地方屬於西藏」。

○某些西藏家族在本區有過私人的房屋并且征收租金，這些租金不能意味着係政府稅收，因英藏間根據協定，保護私人房地產權

○一八五三年英屬印度和門巴族人 (Monbas) 曾立約，如證明門巴族人係藏人，則也同樣證明西藏政府確是在獨立進行談判。

○在下察隅 (Lower Tsayul. 印方所稱 Lower Lohit valley)

的瓦弄地區，雖有西藏流民存在，但并不證明其屬西藏，渠等曾抵抗西藏當局收稅的企圖。

○一九一七年中華郵政輿圖、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學出版了一幅地圖，其所標不丹以東界線大致沿印劃法，一九三八——一九五二年印政府測量局未標這段標界，是表示邊界未劃定。

○一八五六、一九〇四年西藏均曾與外國談判立約，從未被中國反對，何以一九一四年的邊界協定，即失法律效力呢？當時參與西姆拉會議的英、中、藏三方代表均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三日互換了全權證書，而西藏代表的全權證書，中國代表是認為妥善的。而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國代表也在西姆拉條約的附圖上簽了字，而附圖上的紅線的 McMahon 線紅線，其與印度相隣部份自係印度和西藏的邊界，一九一七年出版的中華郵政輿圖即採用此邊界。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中國政府雖然四度提出抗議，但係指英屬印度管理當局一九四三年在東北邊境特區的一個小地方的行為而提出，當時印度政府回答說：「印度政府在該地區所進行的唯一活動，完全限於在印藏邊界的印度的一邊，該邊界被接受已有三十多年了。」

○中國政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抗議，僅僅聲明中國沒有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印度對這個抗議沒有答覆。因為不久之後，印度政府就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五〇年八月致匪照會中提到西藏和印度間被承認了邊界應該不受侵犯。

○西藏人從沒有對一九一四年議定書提出過抗議，他們不止一次地承認這一邊界線的存在。

匪方理由：

○麥克馬洪線以南包括門隅洛渝和下察隅三個組成部份的整個地區，歷來屬於中國。西藏地方當局不僅在門隅行使宗教職權，且行使行政職權。十七世紀中葉五世達賴統一西藏後，即派他的弟子梅若喇嘛和錯那土魯車定末朗客正札，共至門隅建立統治。十八世紀初，西藏地方政府統一了整個門隅，並將全區分為卅二個錯，在門隅的首府大旺建立了大旺細哲的行政管理委員會。在全區派委官

吏，并征收賦稅，和司法權。六世達賴倉與柔供即出生於門隅地區。

一九三八年英國地理學家華德在皇家中亞細亞學會雜誌上，發表阿薩密喜馬拉雅地巴里巴拉的旅行一文中，雖稱門隅已於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割讓給印度，但華德在同一文內也不得不承認：門隅特別是Tawang 是在西藏行政系統之內，西藏的管理在一九三八年時還繼續着。

至於下察隅地區，不僅居民為藏人，且歷來屬西藏管轄，一九四四年英軍非法佔瓦弄，時西藏地方政府亦會派桑昂曲宗宗本的代表進行交涉，英軍才撤退。

說到洛渝，西藏地方政府在那裏設有廣泛行政機構和徵收賦稅，亦有事實可查。

○印度所指十三世紀Alom 王朝會統治本區之說，毫無根據。印度阿薩密政府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英國與阿薩密」關係一書，第一章和附圖中，可以清楚看出喜馬拉雅山脈以及居住着阿卡人、達夫拉人、阿波人和密閉密人的山麓地帶是在阿薩密邊界以北，而不是在它的境界以內，該書是阿薩密省政府所屬歷史考古研究部出版的。

○說到十九世紀英國和這些地區某些部落所簽協定，那祇是互不侵犯或接受經援之類，不能作為該區歸於英國或印度的依據。

○西姆拉條約，中國政府沒有簽字，當然不能約束中國政府，而且中國政府一直拒絕承認。而且條約附圖根本沒有標明中印邊界。整個會議中，印度政府也舉不出究竟在那一天討論過，和會議紀錄上出現過所謂馬克馬洪線問題。如將附圖上所勾紅線的一部份硬指明為中印邊界，這在會議的全部文件中，是找不到任何文字根據的。

○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中國對西藏享有完全的主權，西藏地方當局無權同外國進行談判或簽訂條約。

即使是所謂一九〇四年的拉薩條約，也是經一九〇六年中英另訂新約，始納作附件的。

○肯定地說明上述地區為中國所有，而為英人所非法強佔。

中印邊界與匪印衝突

叁 匪印最近衝突及其可能之發展

本年十月二十日，匪印雙方互控對方自東西兩線同時發動進攻，目前戰事在持續中，個人認為目前衝突不致演變為大戰。蓋匪印雙方此時均不敢亦不願掀起對外戰爭。但均欲製造緊張局勢，故相互試探，圖以戰爭姿態，迫對方讓步。現冬季屆臨，寒風凜然，大雪滿山，前線軍行不便，補給困難。目前西線（拉達克區海拔海一萬英尺以上）印賴空投，但巨型運輸機不敷，匪則已據西藏高原，形勢上居高臨下，可藉新藏公路補給，但補給線過長，現此區戰況不烈。東線扯冬距拉薩三百英里，可通五至十噸重卡車，匪日夜馳援，印稱已有匪坦克出擊。印方自聯合省至東北邊區亦已修有軍用公路，西孟加拉至藏邊並有雙軌鐵道，惟印防巴基斯坦，過去兵力大部部署於西線。東線指揮部成立不久，且裝備陳舊。匪軍連日在東線獲利，已深入馬克馬洪線五十英里，佔有大旺，同時又重提和談，以困惑印方，顯欲在有利情勢下，造成邊打邊談局勢，而以進抵麥克馬洪線為目標。

其次我們看匪方顯認尼赫魯轉向民主集團，且惡其欲挾俄制匪，更恐其有事藏邊，故以攻為守，其在政治上之主要企圖有三：（一）藉對外戰爭和軍事勝利，高揚民族主義以轉移民心視線。（二）利用印度畏戰心理，對東南亞炫耀武力，以促長國際間姑息暗流并圖迫尼赫魯在暴力下低頭。（三）針對尼赫魯矛盾弱點，製造印度內亂，解匪後顧之憂。

但印亦知匪踴於崩潰，故對邊界糾紛，態度強硬，更以弱者姿態哀鳴被打，且自認失利，其主要企圖在：（一）團結內部，（二）爭取美援，（三）博得國際同情印度之邊界要求。

過去尼赫魯標榜中立，實圖挾匪以自重，今雖遭匪痛擊，但仍不欲放棄中立，且望能親俄以制匪。故指匪為敵而不言絕交，揚言抵抗却不宜戰，奢言收復失土却不動員，反共而不對內清共。這是尼赫魯騎虎難下，又無勇氣改過。但匪印衝突日久，尼赫魯之矛盾益深，政治地位益危。判其執拗難以持久，否則內部可能發生激變。（完）

從地理觀點看亞洲歷史的發展

沙學浚

「光明來自東方」，東方主要指亞洲，指古代的亞洲。文化古國大都在亞洲，其光芒四射，好似旭日高升。德人稱東方為朝地 Morgenland，歐洲或西方為「夕地」Abendland，是很有意義的。茲從地理觀點，說明亞洲歷史發展的特徵。

一 亞洲歷史的主角農業遊牧海洋三種民族同等重要

文化民族和半開化民族，就其地理背景言，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農業民族，黑格爾稱為河谷平原國；第二類是遊牧民族，黑格爾稱為高原國——此名稱很不妥適，因有許多遊牧民族並不在高原上。第三類是海洋民族，黑格爾稱為海岸國。

亞歐兩洲歷史發展的不同是：在亞洲，上述三類民族同等重要；而在歐洲，海洋民族和農業民族並重，遊牧民族不是土生的，而是外來的——主要來自亞洲。

二 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的對立和鬥爭各區表現不同

亞洲有遼闊的乾燥沙漠區域，從東北區西部延展到近東地中海濱和非洲。此區內的人大部分是遊牧民族，因生活資料品貧乏，常

須出侵隣近的農業民族以求補充。這樣就形成了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的長期對立和鬥爭。

由於遊牧區和農業區的相關位置各不相同，地理景觀上，因而有不同表現。在中國大陸，遊牧區在北和農業區在南，互相對峙。中國農業區是廣大而連綿不斷的，且有足夠人力與物力，以對抗「胡人南下牧馬」，結果產生了二千多公里的萬里長城。

在西域方面，農業民族散居在沿山麓分佈的河流綠洲，可稱為綠洲民族。他們分裂成許多小國，稱為綠洲國家。因沙漠阻絕，他們不易形成統一的政治單位，力量薄弱，因而不能脫離外族的控制，或受制於遊牧民族，或依附於東方農業民族。當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互相爭持或者都很削弱的時候，西域的綠洲國家才能保持獨立地位和和平。不少的西域綠洲變成廢墟，主要由於河流的縮短或改道。

在西南亞方面，廣大沙漠中也有宜於農業的綠洲。他們大都不是河流綠洲而是泉水綠洲。故其分佈不是長列的而是散佈的點狀的。他們的可利用地面積大都很小。故須集合較多的綠洲，方能組成國家。

米索不達米亞有兩條大河，來自遠方的高山，水量相當大，故兩河流域實際上是一個大綠洲，最利於文化的發展和國家的建設。這個大綠洲和其他的小綠洲在政治地理上處於一種不利的地位。他們或被遊牧民族包圍，或與之比隣而處，故常受其侵略而感到難於抵抗。他們國小人稀力量薄弱，在頻仍的征服和戰爭中，淪為

濱和非洲。此區內的人大部分是遊牧民族，因生活資料品貧乏，常難於抵抗。他們國小人稀力量薄弱，在埃及的征服和戰爭中，消

廢墟，故西南亞常被稱為「廢墟之地」。古代西南亞強國的成立大都由於城市居民、農民和遊牧人民的結合。但他們結合的時期遠較他們戰爭的時期為長。

三 亞洲之擴大和世界之亞化為古代亞洲史的主要內容

近世的世界史以「歐洲之擴大」、「世界之歐化」為基調；古代的世界史則以亞洲之擴大和世界之亞化為特徵。亞洲之擴大指亞洲人在世界各地的活動和成就，世界之亞化指亞洲的各種文化在舊大陸和域外的海洋空間的傳播。

希臘文化是歐洲文化或西洋文化的泉源，由於能吸取近東文化，再加以光大發揚而成。文化上，歐洲是亞洲的佳弟子。

近東文化雖包括埃及文化，主要指西南亞一帶的文化。腓利基為西南亞的文化古國之一，其文化和移民會與希臘的文化和移民在地中海平分秋色。

阿拉伯文化發源於阿拉伯半島的西岸，向西的擴展，不但包括了尼羅河谷和非洲北海岸（埃及成為回教世界的一部分），不但在非洲東海岸地帶，有點狀分佈，而且南經撒哈拉沙漠，傳入了莽原地帶的非洲。由此可知非洲的光明部分也是亞洲文化的貢獻。

在南歐方面，巴爾幹半島、西西里島和西班牙大部分曾經被回教的阿拉伯人統治過。近世土耳其人曾經統治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

自古以來，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南下牧馬」失敗或成功之後，每向西前進，主要路線是由漠北西行越阿爾泰山西進或南下。南下的人羣沿天山北麓的綠洲西行，出準噶爾門戶 *Dzungarian Gate* 進入吉爾吉斯大草原，西入烏拉爾門戶 *Ural Gate*，進侵南俄草原，如有餘力再向西方和西南方前進。進侵東歐的游牧民族以蒙古人成就為最大。蒙古人的欽察汗國曾於一二四〇年到一四八〇年統治東歐凡二百四十年之久。因此在俄羅斯文化裏，蒙古的成份是相當

從地理觀點看亞洲歷史的發展

重要的。可惜蒙古武功雖大，文化力和移殖力均不足，二百四十年來的統治業績今都消滅。祇餘伏爾加河口一帶的卡爾末克 *Kalmuck* 蒙古作為歷史的化石。

四 亞洲海洋民族在遠闊的遠洋上的活動和成就鮮為人所注意

亞洲之擴展初不限於鄰近的歐非大陸、地中海以及印度洋的近海，印度洋、太平洋的遠洋上，亦有重要的活動和成就，可惜不大為人所注意。

馬來種人是南亞洲的海洋民族，主要以印度洋和亞澳地中海為活動範圍，向西南方，藉季風之助，早經移住於馬達加斯加島。這個島地形上、氣候上屬於非洲；但文化上、民族上卻屬於亞洲。第十世紀阿拉伯人早經航行到毛里斯（*Mauritius*）屬英，有華僑一萬數千人。阿拉伯人橫渡印度洋早於迦馬五百年。

太平洋島嶼之多，為大西洲、印度洋所不及。其中由無數島嶼所構成的大洋洲，分佈於南北回歸線之間。玻里尼西亞人也是海洋民族，善於利用洋流和盛行風，行駛木筏往返於各島，故能遠在麥吉倫之前，橫行於太平洋上，並在若干島上建立國家。例如英屬東加（*Tonga*）島上王室歷史可追溯到第十世紀。

五 北亞成為俄人移住殖民地是亞洲人空間征服上的一大失敗

亞洲之擴展，雖有上述種種的重要成就，但亦有其失敗之處。北亞即西伯利亞，其東部在黑龍江之北，中部和西部在蒙古和中亞乾燥區之北，自古以來，在人類歷史圈外、文化圈外，是蠻荒之地，是「古亞洲人」的世界。

中國東北區東部北部有森林民族，西部有游牧民族，蒙古高原和中亞也有許多游牧民族。他們雖曾在北亞南帶的草原，有片斷狀

的分佈(貝加爾湖區是此草原帶的一部分，尚有數十萬布里雅特蒙古人，也可視為歷史的化石)但不能進入草原帶以北的森林帶。

影響更大的是他們的存在，阻斷中國文化和西域的文化進入此森林帶。其結果是北亞淪為黑暗世界，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相同。非洲主要指黑人的非洲，被稱為黑暗大陸，歷史上的北亞，可稱為黑暗副陸Dark Subcontinent。不幸的是這塊黑暗副陸，近世成為歐洲俄人東進的目標，經過短短一百年，俄人的勢力便由烏拉山進展到太平洋之濱。西伯利亞變為俄人的移住殖民地Colonie de Peuplement，行政上全部屬於俄羅斯聯邦共和國。至於現有俄人達三千萬以上。原有的森林民族、漁獵民族以及凍原游牧民族都在俄人東進期中被驅逐，被消滅，被俄化。其中只有少數淪為殘存民族，棲息於位置偏僻的苦寒之地，但人數是非常稀少的。其中以雅庫特人Yakuts為最重要；他們人數稍多，分佈較廣，且成立為自治區。

依據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Mackinder的理論，這塊本來是最荒寒的朔漠，近世卻成為世界的心臟地帶Heartland的東面大部分；但其主人翁是俄人，而不是亞洲人，這是亞洲更大的不幸。

近世的亞洲史充滿了戰敗、屈辱和外族統治的慘痛經驗。二次大戰後，亞洲雖有不少的殖民地成為獨立國，但亞洲大部分地方依然是政治動亂，文化落後，人民生活水準低或很低。閱讀了亞洲近代史令人沮喪、失望者殊多。

反之，亞洲的古代史充滿了光榮傳統。為了讓亞洲青年認識亞洲的光榮傳統，並啟發他們重建光榮傳統的自信心和進取心，亞洲國家應該注重古代史的研究和教育。

亞洲史和世界史的著作很多是歐美史學家編撰的。他們的觀點與取材標準，自和我們亞洲人的，有很大的出入。

在近代殖民主義支配之下，有些亞洲歷史學家往往無意中採取歐美歷史學家的觀點和取材標準。這樣編撰成的亞洲史自然不適合亞洲人的需要。今後我們應該依據亞洲人所需要的觀點和取材標準，去閱讀，去批評，去編寫亞洲史和世界史。前述五點都是從亞洲觀點看而認為重要的歷史教材，除第五點外都發生在古代。

本刊二卷一期 目錄

辛亥革命前夕我國所處國際環境.....	傅啓學
論阿拉伯聯盟存亡問題.....	石樂三
「阿聯」的民力國家會議與「新古蘭」.....	湯德衡
西德聯邦政府之內憂.....	關德懋
偽遼寧省遼河流域地區農業改良與糧食生產.....	劉岫青
由松村訪匪看匪日關係.....	張棟材
匪巴邊界談判與匪巴關係.....	朱文琳
蘇俄對日本的貿易攻勢.....	朱少先
國際舞台中的南斯拉夫.....	尹慶耀
俄共領導力量背景之分析.....	關素質
共產集團經濟合作體的活動.....	呂律
蘇俄的職工收入與一般物價.....	顧富章
阿爾及利亞新國前途展望.....	孫德湘
動態述評：○國際○俄帝○共匪.....	
九月份大事日記.....	

去閱讀，去批評，去編寫亞洲史和世男史，這都是三十年代。點看而認為重要的歷史教材，除第五點外都發生在古代。

第一屆亞洲史學會議的經過和觀感

張貴永

第二屆亞洲史學會議，經過四天的會期，現在已經結束。這一個以東南亞各國為中心的國際性的學術會議，這次能在台北召開，是極有歷史意義的。全國上下對於這次會議都非常重視，熱烈地給予協助和支持，因此才能使得這次會議成功地完成。

「亞洲歷史家會議」，它的原名是「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cholars, Focus on Asia」現在正式定名為「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這是由菲律賓發起，第一次會議是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馬尼拉召開，會期是八天。參加這個會議的國家，不僅在歷史上、地理上彼此有極密切的關係，在血統和文化方面，也有着共同深遠的淵源。以往亞洲各國對自己歷史的認識都不够充分，各國之間，也無深刻的了解，現在由於國際局勢的演變，亞洲的地位日益重要，民族思想潮流的澎湃，亞非各國紛紛獨立，在這新時代中，東南亞的歷史已具有特殊的重要的意義；現在不僅我們自己，就是歐美國家對東南亞的考古和歷史也在密切地注意。因此，這個會議召開的主要目的，在提供一個機會，讓各國的史學專家在會議中互相交換歷史知識和資料，研究心得，以及對歷史疑問的意見，由此而增進各國學者彼此間的了解，對亞洲歷史的研究，獲得一個正確的觀念，這不僅對世界歷史的研究有所貢獻，同時也可藉此文化的交流，促進亞洲各民族的手合作。這是這個會議的宗旨和目的。

在上次會議最後一次聚會中，大會決議一九六二年召開第二次會議，並選定在台北舉行。本人因被推為第一副會長，因此義不容

辭地負起這次會議的籌備工作。由於上次菲律賓圓滿的成就，使我們不敢輕易嘗試；因為一個國際性會議的召開，經費是最大的問題，其次邀請和接待各位代表，論文的安排，這些都需要長期的充分準備。

這次會期一共四天，邀請的代表共有一百五十多位，其中本地代表佔一百零二位。參加的國家有中國、美國、日本、韓國、菲律賓、葡萄牙、澳門、泰國、越南、澳洲、加拿大、琉球、香港、新加坡、馬來亞、吉隆坡等十六個地區。其中葡萄牙、加拿大是新參加的。印尼和巴基斯坦的學者，因政治因素，受其本國政府的阻止，不能參加。將政治和學術混為一談，這實在是令人惋惜和遺憾的事。

大會於十月六日上午九時在博物館揭幕。我們最感榮幸的是總統和副總統慨允為大會正副名譽會長，總統曾以書面致辭，勉勵各位史家，以求真的精神，弘揚文化的信念，來發揚東方文化的精髓，加強亞洲國家的提攜合作。總統和副總統對大會的讚許，使與會代表均感到無限的興奮。其他參加大會的尚有政府首長與中外來賓一百多人，使大會揭幕儀式在隆重肅穆的氣氛下，和諧地完成。大會完畢後，隨即開始論文的宣讀。

這次宣讀的論文共有六十篇；其中以中文發表的有十五篇，英文發表的有四十五篇。其中以中國代表提出的論文最多，共有二十六篇，而中國代表中又以中央研究院的同仁貢獻最多。其次是新加坡、菲律賓、美國、日本等地。這次論文的數量較上次增加了二倍

，論文的內容都很好，祇有少數顯得差些，但各位代表踴躍地提出論文，這番熱忱和討論時的認真態度，真使我們感覺無限欣慰。

論文宣讀和討論的次序是六日上午英文宣讀，下午分中英文二組，七日下午兩組英文，八日上午也是兩組英文，九日上午分中英文兩組，後來因為時間不夠，曾延長至當天下午繼續討論。現在將這次宣讀的論文分區介紹於下：

· 本文作者在大會中致詞 ·



一、代表中國：

甲、以英文發表者有：

- ① 黎東方——麻六甲的創建者 Parameswara。
- ② 許倬雲——中國古代社會的蛻變。

③ 陳紹馨——在西班牙統治菲律賓、荷蘭統治台灣時，中國福建人向該兩地的移民——對其類型、發展與交往的分析。

- ④ 曹永和——明代晚期的中國海外貿易。
- ⑤ 賴永祥——「歷代寶案」——琉球史學彙編。
- ⑥ 衛惠林——台灣土著社會組織的結構。
- ⑦ 李亦園——台灣土著社會宗教結構體系。
- ⑧ 劉萬枝——華南與台灣的瘟神信仰與崇拜。
- ⑨ 王 萍——Alexander Wylie對中國數學的影響。
- ⑩ 芮逸夫——苗族的起源，發展與傳播。
- ⑪ 楊君實——南朝人頭骨刻詞斷片及有關諸問題。
- ⑫ 陳奇祿——台灣排灣族的木刻及其類緣。
- ⑬ 梁嘉彬——隋書上的流求。（未出席）

乙、以中文發表者有：

- ① 虞君質——東南亞佛教藝術的考察。
- ② 石璋如——先史時代的台灣和大陸。
- ③ 凌純聲——華南東亞及中美洲的樹皮布石打棒。
- ④ 朱雲影——中國衣冠文明對日、韓、越的影響。
- ⑤ 包遵彭——鄭和西洋之寶船考。
- ⑥ 黃嘉謨——美國早期對於台灣的認識與接觸。
- ⑦ 屈萬里——我國傳統古史說之破壞和古代信史的重建。
- ⑧ 沙學浚——從地理觀點看亞洲歷史的發展。
- ⑨ 陳 盤——楚都丹陽考。
- ⑩ 蘇瑩輝——瓜沙史事繫年。
- ⑪ 姚從吾——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
- ⑫ 嚴耕望——北魏六鎮考。
- ⑬ 吳緝華——明代延綏鎮的地域及其軍事地位。

此外，李濟之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以「與中國民族及中國文化有關的若干人類學問題之再檢討」為題向各國史家提出學術論文的報告。

二、代表新加坡：

- ① 魏東方——福六甲的倉庫
 ② 許倬雲——中國古代社會的蛻變。

二、代表新加坡：

- ① 奈思 (Prof. G. D. Ness) —— 亞洲的過分都市化與努力的分佈。
 ② 威廉士 (Prof. Lee Williams) —— 早期新加坡的成長。
 ③ 泰克賽拉 (Rev. Manuel Teixeira) —— 葡萄牙、西班牙早期與婆羅洲的接觸。

- ④ 崔廣寧 (Prof. K. G. Treggoning) —— 英佔北婆羅洲歷史因素的大綱，兼論菲律賓政府對婆羅洲領土要求之問題。

- ⑤ 陳育菴 (Ten Yeok Seong) —— 明代中國遷民和東南亞同化的關係。

- ⑥ 王德昭——伏爾泰“Zadig”中的中國。

- ⑦ 吳景宏——泉州國際貿易的興衰及其與菲律賓羣島的關係。

三、代表菲律賓：

- ① 沙弗拉 (Prof. Nicolas Zofra) —— 菲律賓殖民行政組織中的公務員徵收法。

- ② 馬胡爾 (Prof. Cesar Adib Majul) —— 馬來亞回教傳入與散播的論說。

- ③ 阿培拉 (Dr. Domingo Abella) —— 在海外的菲律賓文物。

- ④ 伯納多 (Prof. Gabriel A. Bernardo) —— 如何組織菲律賓寶史料和文獻，及展開其對亞洲歷史學會會員國的交流。

- ⑤ 奎利諾 (Director Carlos Quirino) —— 一五九三年代的一篇中國論文。

- ⑥ 柯士達 (Rev. Horacio de la Costa) —— 一七六三年九月至十月間英國對馬尼拉的攻佔。

四、代表美國：

- ① 郝繼隆 (Rev. Albert, R. O'Hera) —— 亞洲大城市的特質及其原由。

- ② 克勞福 (Prof. Robert B. Crowford) —— 司馬遷的社會

第二屆亞洲史學會議的經過和觀感

與政治思想。

- ③ 杜爾 (Mr. Jock Dull) —— 韓愈——一個唐史上的問題。
 ④ 丁愛博 (Prof. Albert Dien) —— 北朝的官學。
 ⑤ 賀子緘 (Rev. Thomas D. Carroll) —— 音階的起源，發展與傳播。

五、代表日本：

- ① 島田正郎 (Prof. Masao, Shimada) —— 遠東地區水田、旱田耕作與遊牧民族間家產承繼制度之比較研究。

- ② 佐藤圭郎 (Prof. Keishio Sato) —— 第十至十三世紀近東與遠東之海上貿易。

- ③ 何部利夫 (Prof. Toshio Kawabe) —— 東南亞史料分期之問題。

- ④ 宮川尚志 (Prof. Hisayuki Miyakawa) —— 清末教案總考。

- ⑤ 市川健次郎 (Prof. Kenjiro Ichikawa) —— 古代日本水田耕作文化之大系。

六、代表泰國：

- ① 蘇蒙南達 (Prof. Rong Syamananda) —— 曼谷市。

- ② 蘇蒙嘉迪 (Prof. M. M. Sunonjati Swasdkul) —— 泰國史前遺址發掘。

七、代表琉球：

- ① 照矢 (Prof. Yoshiniko Teruya) —— 十九世紀中期在琉球的傳教士。

- ② 友吉 (Prof. Eijichiro Tomoyose) —— 琉球的史前文化。

八、香港：

- ① 陳綸緒——萬曆年間的北京（一五七二——一六一九）

- ② 羅香林——唐代桂林西域人摩崖題刻考。

③簡又文——馬克斯主義派太平洋天國史觀的批評。

九、代表加拿大：

何炳棣——明清總統階級的社會成分。

十、代表澳門：

皮爾斯 (Rev. B. Videira Pires)——澳門最早的警察。

十一、代表韓國：

全海宗 (Prof. Chun Hae-jong)——早期經中國傳入韓國的

基督教。

十二、吉隆坡：

福勞沈 (Dr. J. D. Frodsham)——謝靈運對中國中古時代

佛教的貢獻。

以上是大部分論文的題目。

這次論文討論內容的範圍包括：亞洲城市的專題研究，東南亞與西方交通貿易的問題，回教、基督教的傳入，北婆羅洲問題及中國史等。也許因為這次我們是地主國，參加的代表最多，因此關於中國史的論文提出很多，討論非常熱烈。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我們本國代表外，還有不少外國學者參加中國史的討論，如美國的克勞福博士、杜爾先生、丁愛博博士、菲律賓的奎利諾先生，都有極深刻的研究報告，為這次討論生色不少。這次中國歷史的問題，不論是中文發表或英文發表的，均獲得異常的成功，由此可證明高深的學術研究紀律已達成東西文化溝通的任務。此外，北婆羅洲的問題也引起了激烈的討論。在新加坡代表崔廣寧教授宣讀論文後，菲律賓代表曾公開加以反駁，認為蘇祿蘇丹將北婆羅洲租借給英國，而非割讓。這是一個爭執已久而值得注意的問題，雖然這次會議中未得解答，但已達到了交換意見的目的。

這次論文的宣讀，其精神和氣氛是非常認真和自由，可惜時間的限制，不能讓各國代表盡情地討論，自由地交談和接觸，這是以

後需要改善的。同時，語言的隔閡也是一個障礙，雖然英文是主要媒介的語言，但是各國代表不能以本國語言交談，這對自由討論的融洽和透澈影響很大。這次中國史的討論所以獲得成功，自然一部份歸功於論文的精闢；另外，參加討論的代表都懂得中文，沒有語言的困難，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自然這是語文和技術上的問題，短時期還無法解決。就整個而論，這次的會議是很有收穫的。

此外，在生活的一面，我們也給予各國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各機關首長相繼爭盡地主之誼，懇勤招待的熱忱，使各位代表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說不出的溫暖，雖然在台灣的時間不多，但在路上，在旅舍裏，在餐室，他們已感覺到中國人的友善和好客，他們表示台灣人民的活潑已反應出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並且教育的普及，也使自由中國呈顯出朝氣蓬勃的現象。

四天的會議愉快地結束，這主要是得力於政府首長，教育部以及有關機關的贊助，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同仁的合作，也使我感慰不已。同時令人欣喜的這次會議中有許多年輕人參加工作，這是一個新現象，也是一個極好的現象。這次各方面的合作無間，可說是一很大的進步。自然會議中有些許瑕疵也是不可避免的，如論文的質量問題，自由交談的時間問題，以及語言文字的障礙問題，這些都有待改進。

新任會長及副會長，職員已在最後一次聚會中選出，中央研究院王院長世杰當選為第二任大會會長，並決定第三次大會在香港舉行。在此會結束之時，我個人希望大會以後能有一個完善的組織，使會員國廣泛而有計劃地交換書籍和資料，交換研究，以求真正達到國與國間，人與人間的瞭解。同時對於國內，也希望能培植研究人才，對亞洲各國的歷史，尤其東南亞的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作深入的研究。過去我國學者多偏重本國史和西洋史的研究，研究亞洲史的人寥寥無幾，希望東南亞史的研究能得到有效的鼓勵和提倡，在以後類似的國際會議中能派出對這些問題有研究的人參加，而不致有人才缺乏之感，同時更希望中國以後能多參加這類的會議，並且能居於領導的地位，這次是我們對國際性的學術會議的首次嘗試，希望下次在台北舉行的國際漢學會議能有更大的收穫和成功。

的限制，不能讓各國代表盡情地討論，自由地交談和接觸，這是以

試，希望下次在台北舉行的國際漢學會議能有更大的收穫和成功。

聯合國與太空法的發展

丘宏達

自一九五一年起，太空法開始為國際法學家討論；在一九五三年，德國的 Goettingen 大學且曾接受一篇關於太空法的博士論文。到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人造衛星放射成功，人類正式進入太空世紀後，太空法更成為國際法學家熱烈討論的題目，幾年來有關太空法的論著，已達數百篇之多。

近年來，重要的國際性立法工作者，多在聯合國主持下進行，太空法當然也不會例外。本文的目的在對於幾年來聯合國有關太空法的工作，作一簡明的敘述，供讀者參考。

一 引言

一九五八年三月蘇俄正式要求聯合國大會考慮太空問題，同年九月美國也作同樣要求，太空問題遂正式列為第十三屆聯大議程之一。同年十一月太空問題開始在聯大的第一委員會（政治安全委員會）中討論，蘇俄代表的立場是將太空問題與裁軍問題聯成一氣，因此在其提案中，首先提出排除國外軍事基地與禁止為軍事目的使用太空二點；並建議聯合國成立一個機構，以促進太空研究方面的國際合作及聯繫各國的國內太空研究計劃。西方集團廿國則提出另一個議案，其要點是承認太空應僅為和平目的使用；並由聯大設立一個臨時委員會，研究和平使用太空問題。雙方提案經辯論結果，各自讓步：蘇俄刪除其提案中關於國外軍事基地的部份，而只建議設立一個永久委員會，研究和平使用太空問題。西方集團也將其提案修正，採納不少蘇俄的提案。但是，西方集團對蘇俄提出的十一

個國家名單，以負責起草太空委員會的組織及任務一點，無法同意；因為蘇俄提名的十一國中，共產集團與西方集團有對等名額。西方集團認為有關太空委員會的起草工作，應依地域分配原則，提名十三國擔任。雙方堅持其立場的結果，此事遂成僵局，於是西方集團另提出一個由十八國組成的臨時和平使用太空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 of Outer Space）的議案，該案後經大會以五十四票對九票，十八票棄權通過。

臨時和平使用太空委員會係由十八個國家組成，其名稱為：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加拿大、捷克、法國、印度、伊朗、義大利、日本、墨西哥、波蘭、瑞典、蘇俄、阿聯、英國及美國。共產集團三國以該集團所佔名額過少，拒絕參加；印度與阿聯認為蘇俄的缺席將使委員會不能達其原定目的為理由，也拒絕參加。因此，實際參加委員會工作的只有西方集團十二國與中立國瑞典，委員會的工作受到嚴重的影響。

二 臨時和平使用太空委員會關於法律問題的報告

雖然蘇俄等五國拒絕參加太空委員會的工作，委員會仍然於一九五九年五月至六月間舉行會議，分成技術與法律二個小組委員會工作，並對同年九月召開的十四屆聯大提出一個報告。現將該報告有關法律部份，簡述於下：

報告中首先指出，若干關於太空的法律問題，由國際協定予以

規律的時機，已將近成熟。但是，它同時表示編訂內容廣泛的太空法典之時機，尙未成熟；不成熟的立法反而足以阻撓太空法的發展。

其次，報告中提出了幾個法律問題，應由聯大優先考慮：

(一) 太空自由利用與開發問題——報告中認為太空應依現在或將來的國際法或國際協定，開放給各國自由利用與開發。

(二) 太空航器引起的損害賠償責任問題——報告中對這問題較具體的建議只是認為，這類的爭端應由國際法院行使強制管轄權。

(三) 無線電週率分配問題——爲了避免太空航器或人造衛星使用無線電時，可能引起相互干擾，報告中認為週率分配問題應由國際規定，它並指出國際電訊組織已設立了一個委員會，研究這個問題。

(四) 避免太空航器與飛機間相互妨害問題——報告中指出，太空航器發射數目日見增加，可能妨害目前已廣泛使用的航空器之飛行。

此外，委員會報告中還認爲關於太空航器的識別、登記與發射方面的聯繫，太空航器回航及登陸等問題，也應由聯大優先考慮。

除了上述的問題外，報告中又提出了幾個不須優先考慮的問題，如太空的涵義，關於太空的公共衛生與安全及天體的開發等。至於對太空活動的管制機構方面，報告中却不曾提出具體的建議，它並且反對在目前設立有關太空活動的國際機構。

由於蘇俄等五國不會參加委員會的工作，因此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是頗爲保守的。這個報告提出於十四屆聯大後，大會並未對之採取任何行動；在嗣後聯大關於和平使用太空的決議中，也不會提到這個報告。

三 十四屆聯大關於太空問題的決議

十四屆聯大於一九五九年九月揭幕後，太空問題再度列入議程，經冗長的討論後，大會於十二月十二日全體一致通過「和平使用太空的國際合作」決議（大會決議第一三四八號），確認人類之共

同利益要求促進太空的和平使用；並確信太空的開發與利用，應以增進人類全體及各國的利益爲目的。該決議另行設立一個由廿四國組成的和平使用太空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 of Outer Space），關於委員會名額的分配，西方集團與共產集團均相互讓步：西方集團勉強同意匈牙利爲委員會之一，共產集團則以佔有七個委員會名額，另外由中立國家佔有五個委員會名額爲滿足。在這樣的安排下，共產集團與中立國家共佔有十二個名額，與西方集團佔有的名額相等，勉強符合共產集團「同等」(Parity)的要求。廿四個委員會的名稱如下：阿爾巴尼亞、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巴西、保加利亞、加拿大、捷克、法國、匈牙利、印度、伊朗、義大利、日本、黎巴嫩、墨西哥、波蘭、羅馬尼亞、瑞典、蘇俄、阿聯、英國與美國。

大會決議中授與委員會的任務有三：

(一) 研究如何在聯合國主持下，實現和平使用太空的各種計劃。

(二) 研究太空開發所引起的法律問題。

(三) 共同與有關專門機構 (Specialized agencies)，並與聯合國祕書長諮商，於一九六〇或一九六一年召開世界科學會議，討論和平使用太空問題。

四 十五屆聯大與和平使用太空委員會

太空委員會順利成立後，太空問題的工作，經二年來的僵持後，似乎一露曙光。但是，不幸因美蘇雙方對於籌劃世界科學會議的機構組織，又發生爭執，而雙方又認爲必須在這個問題解決後，才能召開太空委員會，雙方爭執不決，委員會的召開遂致遙遙無期。

蘇俄認爲世界科學會議的籌劃工作，應由太空委員會設立一個小組委員會擔任；而在小組委員會中，共產集團與西方集團有相同名額。美國則主張小組委員會應包括太空委員會的全體委員。嗣後蘇俄又主張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應由蘇俄代表擔任，而該代表於召

經冗長的討論後，大會於十二月十二日全體一致通過一稿，使太空的國際合作「決議」（大會決議第一三四八號），確認人類之共

後蘇俄又主張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應由蘇俄代表担任，而該代表於召

開世界科學會議時担任秘書長。美國則主張世界科學會議的秘書長，應由聯合國秘書長自中立國家代表中選擇。雙方對這些程序問題，無法獲致協議，因此太空委員會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五屆聯大開會前，始終無法集會。

十五屆聯大開幕後，迅即通過聯大第一委員會（政治與安全）的建議，將太空問題延擱到第十六屆聯大討論。當第一委員會討論「延擱討論太空問題」案時，美蘇雙方均表示反對在太空運行或停留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同年的日內瓦禁試核子武器談判中，雙方又表示反對在太空試驗核子武器，但雙方對上述二點仍無法達成正式協定。（本年七月美國以蘇俄屢次大規模試驗核子武器，所以亦曾在太空試驗核子武器）。

五 十六屆聯大與太空問題

十六屆聯大於一九六一年九月開幕後，若干太空委員會的委員國要求聯合國代理秘書長召開會議，後者經與其他委員國諮商後，於十一月廿七日召開太空委員會成立以來的第一次會議。該次會議於選舉奧地利代表為主席，羅馬尼亞代表為副主席及巴西代表為報告人（Rapporteur），並向聯大第一委員會提出一個報告後，旋即休會。

十二月，聯大第一委員會開會時，參加太空委員會的廿四個國家，共同提出一個議案。該案經第一委員會無異議通過後，提出於大會，大會於十二月廿日，未加討論，全體一致通過為第一七二一號決議，其內容共分五段：

（一）第一段有關法律問題，它命令（Command）各國於太空的利用與開發時，應遵循下列原則：（甲）國際法，包括聯合國憲章，應適用於太空及天體（Celestial bodies）。（乙）各國得依據國際法，自由利用及開發太空及天體，後二者並不得為各國據為己有的對象（are not subject to national appropriation）。此外，它並要求太空委員會，對太空開發引起的法律問題，提出報告。

（二）第二段中，要求放射衛星或太空航器的國家，儘速將資料

供給太空委員會；並由秘書長以登記方式，促進有關太空資料的交換。

（三）第三段是關於氣象方面，由於太空科學的進步，引起的國際合作問題。

（四）第四段則是關於衛星通訊問題，決議中認為上述通訊設備應以全球性與不歧視（Non-Discrimination）為基礎，供各國共同使用。

（五）第五段則將太空委員會名額增為廿八國，增選查德（Chad）、偽蒙、獅子山國（Sierra Leone）及摩洛哥等四國為委員國。此外並規定委員會至遲須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廿一日前，召開會議。上述決議是聯大關於太空問題，頭一個比較具體的決議，其中關於法律的部份，有二點值得注意：

（一）決議中所稱國際法及聯合國憲章適用於太空及天體一點，固然是一個相當空洞而廣泛的原則，因為如何適用法仍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但是，它至少顯示太空及天體是受國際法及聯合國憲章所規律的地方，並非各國可以隨意活動不受法律拘束的領域。

（二）關於太空及天體不得為國家主權的對象一點，鑒於聯大通過這個決議時的全體一致現象，這個原則可以說是已為各國普遍接受為太空法的根本原則之一。

六 和平使用太空委員會的工作

擴大為廿八國的太空委員會，於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九日召開頭一次會議。同月廿九日在委員會的第九次會議時，決議成立二個小組委員會，分別研究科學與技術及法律方面的太空問題。法律問題的小組委員會於五月廿八日至六月廿日間，在日內瓦舉行會議。美蘇雙方各提出二個議案，現將雙方提案簡述於下：

（蘇俄提案）
（一）「各國關於太空的利用與開發活動的根本原則宣言」，該宣言共有五個要點：（甲）各國得自由利用與開發太空及天體，對後二者各國不得要求主權。（乙）有關太空的活動必須遵循聯合國

憲章及普遍接受的國際法原則。(丙)各國有義務對征服太空的活動互助及合作。(丁)利用人造衛星在外國領土上收集情報，與人類征服太空的目的不合。(戊)各國對太空航器及其人員，應予以可能的協助；太空航器及其人員得在公海及各國領土作緊急降落；各國應將在其境內所發現的太空航器、人造衛星或太空艙，歸還於發射國。

(一)「拯救緊急降落的太空航員及太空航器的國際協定」，這個協定內容牽涉瑣細的技術問題，所以在此從略。

美國提案

- (一)聯合國大會「協助及返還太空航器」決議。
 - (二)由秘書長召集法律專家，起草關於太空航器引起的損害賠償責任之國際協定，提案並列舉幾個協定中應採納幾個原則：(甲)發射國原則上應負絕對責任，受損國不必證明發射國有過失。(乙)有關的索償程序不適用「當地補救原則」(Rule of Local Remedies)。(丙)索償要求應在損害發生後合理期間內指出。(丁)關於該國際協定適用時發生的爭執，如當事國不能以其他方式解決，應提交國際法院。
- 小組委員會對於上述美蘇的提案，不當作任何決定；僅將美蘇提案及會議經過，於七月九日向太空委員會提出一個報告。此外，關於科學及技術問題的小組委員會也將其工作經過，於七月間向太空委員會提出報告。上述二個報告將包括在太空委員會提出聯大的報告中，這個報告的討論已列入本年九月召開的十七屆聯大第廿七號臨時議程。

七 結論

綜觀近年來聯合國對於太空法的工作，並沒有顯著的結果，其原因有二：

第一、一九五八年成立的「臨時和平使用太空委員會」，因受共產集團的杯葛，根本不會順利工作。而一九五九年成立的「和平使用太空委員會」，因美蘇關於程序問題的爭執，到一九六一年十一

月才能集會。因此，聯合國關於太空問題的實際工作，迄今不過一年，當然不易有顯著的表現。

第二、太空問題與冷戰有密切關係，美蘇雙方均以之為冷戰工具。蘇俄自始就將太空問題(包括太空法)與裁軍相提並論，裁軍既係聯合國多年來不能解決的問題，太空問題與其結成一體當然也受其牽累。此外，蘇俄又擬利用其在太空科學上的優勢，打擊美國的威望(Prestige)，例如在太空機構中由共產集團佔有對等名額(該集團在聯大一百一十名會員中僅佔十名)，或由蘇俄代表担任重要職位，這些要求均非美國所能接受。

如上所述，包括太空法在內的太空問題，既與冷戰有密切關係，而冷戰迄今並無解決的徵兆，則太空法問題的解決是否也要長期僵持？這却也不盡然，因為太空法中的若干問題，有關美蘇雙方的共同利益，例如關於衛星及太空艙的返還、太空航員的救助等，所以雙方可能先將這些有關共同利益的問題，自冷戰範圍中劃出，先行解決。此外，有些太空法問題，如人造衛星或太空航器引起的地面損害，關切世界各國共同權益，美蘇雙方可能受其他國家的共同壓力，謀求解決。本屆聯大如對太空法有任何貢獻，當在這幾方面。

本文參考資料

- Lincoln P. Bloomfield, *Outer Space. Prospect for Man and Society*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62)
-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 524 (Sept., 1959), No. 529 (Sept., 1960); No. 534 (Sept., 1961); No. 539 (Sept., 1962).
- United Nations Review, Dec., 1961; Jan., 1962; Apr., 1962.
-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I, No. 1 (Aug., 1962)
- U. N. Doc. A/4141 (July 14, 1959)
- U. N. Doc. A/AC. 105/6 (July 9, 1962)

當前大陸情勢與共匪動向

——匪黨八屆十中全會的分析

懷遠

九月廿四日至廿七日，匪黨在北平舉行八屆十中全會。廿八日發表的會議公報說：這次會議由毛會主持，參加會議的中委八十二人（缺席十二人），候補中委八十八人（缺席五人），另列席者卅三人。共匪香港「文匯報」刊出的傳真照片，高踞會議主席台上的祇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五匪，少了陳雲和林彪兩匪。這兩個久已行蹤不明的匪黨副主席，亦沒有在十月一日偽國慶的集會上露面。

會議公報稱：匪黨十中全會曾討論國內及國際形勢、經濟與黨務政策諸問題，並通過五項決定：（一）「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二）「加強商業工作」；（三）「有計劃的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四）「加強黨內監察工作，增選中央監察委會的成員」；（五）「局部改組匪黨中央書記處，增選陸定一、羅瑞卿、康生三匪為書記處書記，撤銷黃克誠、譚政二匪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將近五千字的會議公報，着重說明當前形勢與對內對外的政策原則，對內外政策與上述各項決定的具體內容、匪黨中央此次重要人事更動的原因何在，皆未加透露。

概括言之，這次會議是繼去年一月匪黨九中全會以後，又一次的救亡會議。與九中全會時候相比較，按照共匪自己的說法，經濟情況略有好轉，但距離解脫危機的程度還相差很遠；政治、社會情

當前大陸情勢與共匪動向

況與國際環境，則更趨惡化。共匪一年零九個月的掙扎，並未能挽回頹局。匪黨十中全會的課題，即在檢討這一時期救亡工作的利弊得失，確定今後的努力方向，續謀解救其政治與經濟危機。因之，十中全會及其決策之是否允當，對共匪的成敗安危極關重要，共匪稱之為具「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不為無因。

二

會議公報強調指出，雖然「遇到來自國內外的嚴重的困難」，共匪還是「堅定的相信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是正確的」。經濟上遭遇的「困難」，基因於連續幾年的嚴重天災，「以及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公報暗示，共匪已經改變「人民公社」與經濟政策，以糾正其缺點與錯誤。公報說：這些改變使得「國民經濟的情況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又要好一些」。在農業方面，今年夏收「比去年略有增加」，秋收「預計也將比去年增產」；工業方面，「支援農業的生產資料，以工業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產品，不少的手工業產品，以及某些當前最急需的重工業產品，今年一月至八月的產量都比去年同期有較大的增長」；商業方面，「市場供應的情況比以前好了一些」。然而，公報又說：「我們生產的物資仍然是不夠的，仍然不能滿足城鄉人民的需要」；「我們還有一些工作沒有做得好，例如還有一批生產隊、一批工廠、一批商店，由於領導人員不得力，因而減產或者不受羣眾歡迎」。目

前還存在一些困難」，要依據改變後的政策「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才能到達一個「新高漲時期」。

基於上述經濟情勢的分析，匪黨十中全會決定的當前急務，仍舊依循九中全會的退却路線，繼續壓縮工業，全力搶救農業。「把發展農業放在首要地位，……堅決的把工業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繼續實行改變後的公社政策，「進一步鞏固集體經濟，調動農民的集體生產的積極性」，增進農業生產。「同時要動員和集中全黨全國的力量，在物質方面、技術方面、財政方面、組織領導方面、人才方面，積極的儘可能的支援農業」。至於工業，則繼續進行調整及改進經營管理。十月一日匪「人民日報」的社論補充說：「工業調整」要根據支援農業、改善市場供應和增強國防的要求」，這即是說，這些工業是在調整中要加以保留和發展的重點工業。商業方面，「通過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集市貿易這三條渠道」，增強對農業、工業生產資料與城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

公報描述的大陸經濟情勢已經是够黯淡的了，何況所謂「增產」，還是誇張的成份居多。公報沒有舉出任何數字，支持其工業增產的說法，我們亦難得充分資料，對其真偽作精確判斷。但是，我們可以引證很多事實，拆穿其增產的謊言。就工業而論，匪黨廣州市委書記曾生今年四月在幹部會議的一篇報告中謂：「目前我國整個城市工業原料，僅可勉強維持大約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生產。因此，國家必需將保有的工業原料，供應重點工廠生產重點產品，大部份工廠勢將因缺乏原料停止開工。」而據年來曾赴大陸訪問的西方人士稱：華南工業中心的廣州，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廠關閉，武漢一帶的華中工業區，大約一百五十家工廠僅很少數烟鹵冒煙。上海、北平等地亦復如此。共匪現在不提大多數停閉的工廠，祇吹噓少數被保留的重點工業有些增產，而作為基數的去年產量，據今年元旦匪「人民日報」社論說：「輕工業與手工業都大部份減產，重工業則無隻字提及。故增產云云，不過是共匪在玩弄文字的魔術。」

其次，匪區輕工業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其原料係來自農業，這類輕工業產品，是今日大陸人民最殷切需要的生活資料，公報不提

此類輕工業的生產情況，而避重就輕，僅謂少部份以工業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生產有些增長，這也是共匪玩弄文字的魔術。因之，縱使公報所述小部份及少量的增產是真實的，亦不足引為工業復甦的佐證。

農業增產則更難令人置信。共匪透露在去冬今春，有十幾省受到嚴重旱災、水災與寒流的侵襲，大部份是主要夏收作物——小麥與早稻的主要產區。天災之外，還有人禍。公報承認有「一批生產隊」因領導人員不得力「而減產或者不受羣眾歡迎」，既云「一批」，就不在少數。今年一月十日匪「南方日報」的社論說：在廣東推行某項改革的兩三千生產大隊中間，幹部有問題的大隊約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另一種「人禍」是農村幹部與農民生產情緒的低落。共匪的地方廣播，每天都有若干則謀求克服幹部及農民消極、麻痺、悲觀失望與不滿情緒的報導，並間或傳出農民因飢寒而忿忿耕作的消息。這些因素再加上資金、農具與肥料的極其匱乏，農村社會的動亂不安，今年的生產條件祇能比去年壞些，不會比去年好些。故夏收如維持去年產量，已屬難能，遑論「略有增加」？共匪未放鬆搶救農業的緊急措施，並於夏收後繼續大量購買外糧，足見其農業危機與糧荒未稍蘇解。

各地匪黨宣傳會議公報，對經濟好轉特加炫耀，並因此頌揚匪黨及毛會的「英明」，鼓誘全黨全民祇要能在毛會領導下再「埋頭苦幹」，就可以渡過難關。故共匪之謊報增產，不是無的放矢，而含有重建威信、安定人心的企圖。

現在再就共匪經濟政策的趨向略加分析。

十月一日，「新華社」發表陳匪毅六月十三日答復日本記者的談話稱：雖然「困難是嚴重的」，「可能困難時期長一點」，但共匪「絕不從三面紅旗後退，沒有力量可以迫使我們後退」；「雖然三年的歉收使我們發展速度慢了，但是我們決不會取消前進」。陳匪的話較諸會議公報要坦白一些，他承認遭受到壓力，迫使匪黨放棄「三面紅旗」。匪黨十中全會公報，一方面堅稱「三面紅旗是正確的」，表示不變更以「三面紅旗」為標誌的政治路線；另一方面則強調匪黨要繼續從事反右傾鬥爭，暗示圍繞「三面紅旗」存廢

問題的劇烈爭執，尚在持續中。從四十八年的反右傾運動

問題的劇烈爭執，尚在持續中。從四十八年的反右傾運動算起，這一鬥爭已經進行四年之久，算不得新聞。值得注意的是，公報與陳匪談話的堅定語調，顯示毛曾及其激進派的不妥協立場，除非實力較弱的反對勢力能門倒當權的激進派，共匪不可能改換政治路線。認為共匪已作或即將作戰略退却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政治路線既不改變，共匪乃將近兩年來的經濟退却，解釋為具體政策或策略的退却。十月一日「紅旗」雜誌的社論強辯說：具體政策的退却「豐富了」，而非變換了「總路線的內容」。究諸事實，「三面紅旗」已經名存實亡，這種說法是強詞奪理。然而，這種看來像戰略退却的策略退却，在共黨歷史上實已屢見不鮮，俄共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是最好的例證。

在政治路線不變的前提下，共匪經濟方面的退却，幾已到了盡頭，無可再退。舉公社為例，自去冬今春改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原來兩萬五千個公社，已被劃分為三、四百萬小集體，再向後退即是集體制度的崩解，則已超越策略退却的極限。因之，會議公報雖然指陳還有困難待克服，還有缺點與錯誤待糾正，暗示在經濟方面仍將有變易，但可能着重調換人事與經營管理方法的改進，政策上不致再有大程度的調整。外電所傳匪黨十中全會承諾作「國內改革」，或正在進行改革的說法，實乏根據。

三

會議公報以大約一千字的篇幅析述當前政治情勢，吐露共匪正面臨國軍反攻、大陸人民革命與「黨內顛覆」的三重威脅。這是公報最引人注意的一段。公報說：美國「策動」國軍「妄想進攻大陸沿海地區，國內的沒有改造好的地主份子、富農份子、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以及殘餘的反革命份子，也同樣幸災樂禍，並且妄圖乘機活動。」公報說：共匪「粉碎了，並且將繼續粉碎他們（按包括國外敵人）的任何竄犯、挑釁、侵略、和在國內黨內搞顛覆活動等陰謀」。非常重要的一句話：共匪承認「國內黨內」有了「顛覆活動」。因之，軍隊取代秘密警察，成為鎮壓反抗暴的主力。公報不提其他部門，突出的指出匪軍、公安部隊與民兵，「執行了保衛祖

當前大陸情勢與共匪動向

國，保衛人民勞動，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的光榮任務，他們隨時都在警惕着保衛……邊疆，保衛社會秩序，隨時準備粉碎任何敵人的侵略和破壞活動。」

公報繼稱：在進入共產主義以前，即在數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內，所謂階級鬥爭，含反共革命與共匪保衛政權的鬥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將長時期存在。這是每當抗暴運動熾烈之際，共匪用以解除其黨徒困惑心理慣唱的老調。應加注意的是下面幾句話：「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的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十月一日匪「人民日報」社論有三點補充說明：（一）過去一年間，有「十分複雜和尖銳的」鬥爭；（二）反共勢力利用共匪的經濟困難發動攻擊，其攻擊目標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三面紅旗」；（三）這一鬥爭還沒有終止。社論列述當前兩大任務，其一是經濟，另一個即是「對國內外反動派的進攻進行堅決的鬥爭」。社論解釋說：「國內外的敵人總是不甘心失敗，他們一有機會總是起來攻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妄想推翻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如果堅決地反對國內外敵人的進攻，我們就無法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無法鞏固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共匪感受的威脅，已至這樣嚴重的地步。

五十年一月，匪黨九中全會僅稱：有「百分之幾」的城鄉居民在「進行破壞活動」。今年二月，「紅旗」第三、四期社論進一步指陳：不能認為這「百分之幾」的反共份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擴大他們的影響」。故匪黨要增強戰鬥力，孤立他們，以防制反共力量的擴延。而這一年多來，湖北、湖南、廣西、安徽、陝西、浙江、江西、遼寧、青海、西藏等省共匪電台，不斷播放共匪軍區及公安機關保護春耕、夏收、秋收、倉庫、交通，加強安全工作，嚴防破壞活動的指示、通知、會議決議與實施情況。今年春節期間，匪軍總政治部通知全軍要「提高警惕，嚴防敵人的擾亂和破壞」。六月以後，「肅清匪特」及「鞏固後方」，更被列作「全黨全民

的緊急任務」。去年十二月廿九日湖南電台廣播說：長沙縣民兵「**負擔着三十多公里鐵路、六十多座橋樑以及許多倉庫的守護工作，他們日夜警惕着，巡邏放哨，保衛着交通和倉庫的安全**」。今年六月廿三日山西電台報導：「**在國內一些反動份子，只要一有機會，就與風作浪，甚至鑽到我們隊伍裏來進行破壞活動**」。廣播列舉的破壞活動有「**縱火、兇殺、造謠、下毒、寫反動標語和散發反動傳單等**」，以至「**從事叛國**」。另根據大陸來信及難民口述的片斷資料，在廣東、福建、河南、四川、安徽、陝西及新疆等省，都連續發生過幾百人至幾萬人的飢民暴動及長時期的反共游擊戰爭。西藏及其鄰近各省藏族區的武裝抗暴運動，尤為熾烈。

去年一月，匪黨九中全會謂：共匪黨政幹部有「**百分之幾**」「**違法亂紀，危害人民利益**」及從事「**破壞活動**」，另有「**少數**」幹部「**思想覺悟不高**」，對「**基本政策缺乏認識**」，造成人為錯失。七月一日出版的匪「**中國青年**」雜誌稱：「**有些階級敵人隱蔽在革命隊伍裏，表面上雖然穿上了幹部服，但骨子裏却時時刻刻想着怎樣破壞，怎樣篡奪人民政權。而另外一些階級敵人，他們脖子上掛着塊馬列主義的招牌，口裏唱着馬列主義的論調，講起話來冠冕堂皇，因而就更迷惑人、欺騙人**」。本年六月二十三日山西電台的廣播也說：「**反動份子鑽到我們隊伍裏來進行破壞活動**」，而匪黨組織中「**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們，很容易被反革命壞份子利用，或者直接幹出為害人民的壞事情來**」。粗略計算，這一年多來共匪准許出境的報刊共登載有關黨內問題的論著多達五十篇以上，這些文字可概略分為三類：一類是指黨內鬥爭的，清除「**混入黨內的反革命份子、蛻化份子和其壞份子**」，同時對各種錯誤思想開展不調和的鬥爭；另一類也是最多的一類，在批判並指令革除各級組織中「**各自為政**」、「**搞獨立王國**」等反中央傾向；第三類是指責其黨徒作風與方法上的過失，並着重批評其依為長城的老黨員驕傲專橫，濫用特權，說他們有些人還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在這一派殺伐聲中，年餘來至少有河南、安徽、廣西、山東、青海、甘肅、寧夏七省的匪黨第一書記被撤換。五十年七月七日河北電台廣播稱：石家莊地區三千多個匪黨支部在整風中淘汰了一

萬四千多名匪幹。

儘管共匪對大陸抗暴及其黨內鬥爭的實際情況，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我們仍能從以上敘述中瞭解其輪廓，並可得出下述結論：共匪的政治危機愈演愈烈，其政治危機乃由經濟危機所觸發，現則已轉而影響其經濟危機，如十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所述，目前已嚴重至不解決即難以順利推展經濟工作的程度。由此可知，有些人認為共匪的經濟雖已崩潰，但政治控制依然強固而穩定，與事實不符。

匪黨十中全會對解救政治危機，祇提出兩個字的對策：鬥爭。公報特意渲染匪軍在「**肅反**」鬥爭中的作用，顯示共匪已在施行軍事管制與軍事鎮壓，作為打擊匪黨內外反抗行動的主要手段。最近逃港的粵籍難民稱：廣州等地已實行宵禁，共匪並在廣州附近公路線上架設機槍網，以防備國軍反攻及人民起義，即其一例。

公報除反覆強調鬥爭，幾乎沒有觸及經濟以外的對內政策。其對科學與文化教育，要在適應當前經濟的需要，注重農業科學技術的研究與人才的培養，並在後面添上一句：「**加強對知識份子的團結和教育工作，使他們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是對知識份子一面利用、一面改造政策的老辦法。而所謂改造，則含有從說服以至清算鬥爭的不同作法。去年以來，共匪雖改採溫和的方法改造知識份子，但現在情況變了。公報既已顯示共匪內政的基本趨向，在以高壓手段挽救其政治危機，對於一向是反共主力的知識份子及其他統戰份子，自必視作防範與壓制的重要對象，而不再多加懷柔。因此，共匪對內充其量祇能保持已作的技術性讓步，不致有越出技術範疇的重大更張。有些人依據四月偽人代會議公報極其空洞，並可作多種解釋的詞句，認為共匪已恢復「**鳴放**」，其統治策略已根本改觀，甚至作戰略撤退的看法，都是錯誤的看法。

十中全會對匪黨內的救亡方策，除去繼續鬥爭，還有三項決定，這三項決定，是繼匪黨九中全會恢復六大區中央局及厲行整風之後，強化黨內控制與整肅的更嚴厲措施。匪黨黨章規定，監察委員會是負責「**經常檢查和處理**」黨員違紀、違法案件的黨內特務機構，故加強監察委員會的工作，顯在謀更有效的運用黨內特務力量，

河北電台廣播稱：石家莊地區三千多個匪黨支部在整風中淘汰了一

作爲增強控制、加緊內部鬥爭、壓制黨內反抗行動的工具。其次，匪黨書記處的人事更動，亦含有同樣的意義。非僅康生、羅瑞卿是惡名昭著的殺人魔鬼，即連擔任匪黨宣傳部長十餘年的陸定一，亦是對匪黨內外知識份子幾次大整肅的幕後主持人。這三個劊子手在殺聲震耳的非常時期，連袂進入掌管匪黨實際業務的最高機構，祇能用兩個字解釋：開刀。

黃匪克誠的被罷黜，是「彭（德懷）黃反黨事件」的進一步處理。公報提到四十八年匪黨八中全會，「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及修正主義的進攻」，就是指的彭黃事件，彭黃二匪在這次衝突中被撤除軍職，迄今下落不明。黃匪雖然到現在才被踢出書記處，事實上則早已撤離崗位，接受處分。現仍保有匪黨政治局委員及偽國務院副總理兩個頭銜的彭匪，及反黨集團的另一首腦人物，仍掛着政治局候補委員名義的張匪聞天，也都在被「修理」中。這是毛會當權以後分化及懲治具有潛勢力的反對派首要份子慣用的手法。與黃匪同時被免去書記職務的譚匪政，久任匪軍總政治部主任，彭黃事件後一度失蹤，八月初始在共匪建軍節的集會上露面。觀乎近兩年來，共匪把匪軍的敗壞與軍心的動搖，歸咎於政工，並以改進政治工作、增強匪黨控制，爲一連串整軍運動的基點，則譚匪的失蹤與被撤職，顯然是由於主持政工犯錯失而得到的處分。

明乎毛會對付反對派的手法，就可以知道所謂「交流各級主要領導幹部」，類同四十七年爲懲治右派份子的「幹部下放」，僅是打擊強大反對勢力而採行的緊急措施。有此規定，掌握黨權者即可藉「交流」之名，對匪僞各級黨政主管，視其向背，或升遷、或貶降，而達到整肅之實。其以「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爲限，又表明其主要目標在整治「獨立王國」。而「各級」之中理當包括「中央」一級，此又暗示這一變相整肅，可能波及匪黨高階層。以此與「公報」所稱共匪已「粉碎」並將繼續「粉碎」黨內「顛覆活動」等語兩相印證，就不難測知匪黨高階層的傾軋是如何激烈了。

匪黨十中全會通過的對內政策及挽救危機的各項決定，大致符合毛會與激進派的意願，毛會依舊大權在握。但「獨立王國」等反中央傾向的增長，彭黃等親信人物的叛離，黨內危機已嚴重至存在

當前大陸情勢與共匪動向

着「顛覆活動」的程度，又證明毛會的權勢不是較前強固，而是更削弱了。設若政治及經濟危機不能改善，他的權力還要削弱下去，匪黨內爭亦將益形尖銳。

四

匪黨十中全會公報論述國際形勢，指陳「國際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正在激烈的進行着」，而「這場鬥爭是長期的、曲折而複雜的」。公報把美國、「各國反動派」、「以狄托集團爲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者」，放在鬥爭中敵對的一面；把共產集團以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民主運動」，放在自己的一面。並舉出古巴的赤化、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寮國成立聯合政府、越南共黨的武裝叛亂、日本左翼的反美運動，作爲「勝利」的「重要標誌」，對蘇俄及共產集團的力量，反未加以渲染；對其他重大國際爭端，如柏林問題，則根本不提。更重要的是，公報指出共匪正受到來自自由世界與國際共黨的左右夾攻，而陷身於兩面作戰的窘境。公報說：「帝國主義者、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對我國人民遭遇的暫時困難，幸災樂禍，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大肆攻擊，演出了囂張一時的反華大合唱。」十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補充說：共匪在過去一年，在「國際範圍所經歷的階級鬥爭是十分複雜和尖銳的」，上述三種敵人「對我國進行瘋狂的誣蔑，甚至公然進行種種挑釁、侵略和顛覆活動，企圖加重我們的困難，削弱和孤立我們的人民共和國。」社論接着舉出三個事例：一是美國「支持」台灣要反攻大陸；二是印度在中印邊界不斷的「軍事挑釁」；三是「狄托之流的現代修正主義者也進行卑鄙的活動，妄圖破壞中蘇團結」。周匪恩來九月卅日的演說又講出第四個事例：「帝國主義者、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互相呼應，不斷地策劃反華運動，妄想孤立中國，迫使中國改變在國際事務中所奉行的正義立場。」周匪繼稱：「中國人民絕不屈服於任何壓力，更不會用原則來作交易。」這一壓力不僅要共匪改變對外政策，還要它扔棄「三面紅旗」。公報稱，共匪的國際敵人攻擊「三面紅旗」；陳匪毅說，沒有力量可以迫使共匪自「三面紅旗」後退，這都是有

力的暗示。

誰在對共匪用壓力？一個答案是美國，即周匪所稱的「帝國主義者」。周匪演說等於宣佈：自六月以來，美匪間從華沙談到日內瓦，這筆幕後交易已失敗了。周匪把失敗的原因諉諸美國索價過高，迫使共匪「用原則來作交易」，以換取美國的讓步，而這是共匪不能接受的。

還有誰對共匪施壓力？很多跡象顯示這壓力發自莫斯科。九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社論指摘狄托挑撥匪俄關係說：狄托謂共匪對內對外採取較為獨立的行動，而蘇俄則對共匪有「鎮定」的作用；換言之，蘇俄正在束縛共匪，不讓它過於盲動。在此以前，在八月廿三日、九月一日及九月八日，陳匪毅曾三度在外交集中討論共產國家關係問題，反覆申述共匪反對共產國家關係中「任何不以平等態度待人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做法」，反對「用互相干涉內部事務的辦法來代替同志式的討論和協商」，「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其弦外之音，顯在指共匪遭受其他共產國家的「干涉」，而够資格干涉共匪的，祇有蘇俄。蘇俄對共匪的胡作非為，久懷不滿，乘共匪已受到慘痛教訓之際，勸說或甚至壓迫共匪改弦更張，是可想像得到的。蘇俄沒有給共匪大量支援以助其搶救危難，匪俄貿易反在近兩年內急劇下降，即是蘇俄對共匪的一種壓力。

不僅如此。公報謂共匪的國內外敵人，將繼續對大陸進行「竄犯、挑釁、侵略、和在國內黨內搞顛覆活動」。陳匪毅十月一日的演說亦稱：「任何竄犯中國大陸，侵犯中國邊疆和顛覆中國的行為，都必將繼續受到嚴厲的回擊」。十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更明白指出，國外敵人在對其從事「顛覆活動」。「在國內搞顛覆活動」必然是指武力顛覆，是指大陸武裝抗暴運動已壯大至足以使共匪感受到被顛覆的威脅，而共匪認為這支力量的成長壯大是獲得外國的支持。它還有意把這個「賊」栽在美國身上。但所謂「在黨內搞顛覆活動」，就很費解了。反對派若無強大匪軍作後盾，還沒有力量搞武裝顛覆，反對派甚至還沒有獨力搞政治顛覆的本錢。是故所謂「黨內顛覆」云云，似祇有一種可能：有一個強大的外力在支持及利用匪黨反對派，圖謀策動反毛的宮廷革命，而這個外力也

祇能來自莫斯科。蘇俄趁火打劫，欲除去尾大不掉的毛會，換上個聽話的傀儡，亦屬可能之舉，公報同時強調鬥爭黨內及國際的「修正主義」，已為解答這個謎提供極具價值的線索。

共匪怎樣擺脫對外關係中兩面受敵的困境？公報亦僅提出兩個字的對策：鬥爭。公報強調共匪不改變對外政策的總路線。而共匪對內對外的總路線既然都不更改，就無異乎表示不擬放棄反美立場及武力擴張，亦無異拒絕蘇俄促其改換左傾冒險政策的勸告，而關閉與蘇俄捐棄前嫌，重修舊好之門。因之，公報論及今後對外政策，第一條就是反美，要聯合可能聯合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者、其他帝國主義者、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統一戰線」。其對蘇俄，則一面要加強團結，不變親俄的基本政策，一面要進行鬥爭，「為維護和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鬥爭」。共匪以馬列主義衛道者自居，揚言高舉馬列主義的「革命大旗」，「堅決而徹底地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主要危險的現代修正主義」。共匪所指的，不僅是狄托，而且影射俄共與赫魯曉夫。但這祇是共匪對反俄無法啓齒，所玩弄的指桑罵槐的手法。共匪從未直接指赫魯曉夫是「現代修正主義者」。不到破裂的時候，共匪不會把這頂白帽子加在赫魯曉夫上。

公報着重指稱：共匪「與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這場鬥爭是長期的、曲折而複雜的」。其他文件也強調這一點。既曰「長期」，就不願決裂；既曰「曲折而複雜」，就有高潮與低潮、鬆弛與緊張。據以觀察美匪關係，顯示共匪在不作原則退讓的前提下，仍未放棄以兩面手法誘騙美國的打算，想討些便宜。據以看匪俄關係，顯示共匪無意與蘇俄翻臉，仍願維持有鬥爭的團結，其鬥爭是有程度的鬥爭，其限度是不導致破裂。

公報強烈暗示共匪為解脫兩面受敵的孤立處境，更迫切圖謀打開一條出路。它將希望寄託於「解放台灣」，寄託於「革命鬥爭」及共黨勢力的擴張。大陸東南沿海匪軍的集結，古巴、阿爾及利亞和寮國問題的新發展，都是明證。公報稱：「我們應當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積極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特別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這雖然是老調重彈，却

含有新的意義。共匪既急欲循此途徑發展，則有關地區的動亂將有增無已。周恩來說：共匪要爲「爭取民族解放、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崇高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事實上，共匪正千方百計的謀拓展對外關係。共匪以擴展貿易爲餌，已引動日本，英國亦躍躍欲試，外電傳說英國已邀請僑外貿部副部長盧浩章訪問倫敦。尤有進者，共匪在對察國的外交爭奪戰中，用盡卑劣的手段，甚至製造「兩個中國」；對日本亦改採現實態度，表示日本雖然不與中華民國斷絕邦交，共匪亦可與日本來往。共匪並沒有改變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它拒絕參加聯合國文教組織會議，撤回派往慶賀蒲隆迪獨立的使節，就是兩個最好的證據。但共匪這樣做，是由於它知道已經無能爲力了，在它有能力（如察國）、或有機可乘（如日本）的地方，它是要運用「兩個中國」來反對「兩個中國」，遂行它排斥我們、取代我們的陰謀。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五

匪黨九中全會以來，共匪對內對外一切行動都指向一個總目標：爭取喘息機會。但就現勢看來，共匪非僅未能挽回經濟崩潰的厄

運，反而促成了反共抗暴運動的高漲，加速匪黨的窳敗與內潰的危機。就對外交，共匪非僅未能獲大量俄援及美國剩餘糧食的接濟，反陷身於腹背受敵、孤立無援的絕境。其處境的艱困尤甚於去年。匪黨十中全會公報已明暗表露共匪對當前局勢的憂慮，無法隱藏它對匪黨內閣、人民革命與國軍反攻的恐懼。尤堪重視的是，匪黨十中全會對解救災難，沒有開出看來可以使它起死回生的良方。特別是對緩和匪黨內閣、平服黨內外的抗暴怒潮，不過強化九中全會加緊控制與鎮壓的舊方案，並幾乎把全部憑藉放在日趨動搖的匪軍身上。

然而，我們不能輕敵。共匪在極力掙扎，而共匪的掙扎可能在某些方面替我們製造一些困難，在反共抗暴的洪流中安放一些礁石。匪黨十中全會公報及以上會引述的其他文件，一再將「國內敵敵」的反共行動相連結，而提到鬥爭對象時，也一再把「國內敵敵」相提并論，視同一體。這暗示共匪最畏懼的是國際反共力量與國軍反攻力量的聯合行動、國軍反攻與大陸革命的裏應外合，亦暗示共匪將陰謀破壞這兩種大聯合。促成及破壞這兩種大聯合，是現階段敵我鬥爭的焦點所在。其得失成敗，不取決於共匪怎樣破壞，而取決於我們怎樣努力。

美 國 封 鎖 古 巴 後

亦 農

一 古巴問題之回顧

自一九五八年初卡斯楚以武力奪取古巴之政權後，美國對於此

項政變，視爲拉丁美洲傳統式之政權轉移，事前對卡斯楚及其叛亂伙伴不但未予同情支助，而反暗中支援其政敵——當時古巴之獨裁者巴蒂斯塔予以清剿壓制；事後對卡斯楚政權之本質，未有正確認識

，對卡氏本人之共產黨籍，亦未及時明瞭，遂使卡斯楚首則利用美國一扶植獨裁鎮壓革命」之藉口，在古巴人民間製造恨美反美之情緒，繼則利用此種激昂之情緒，轉向蘇俄賣身投靠，期能達到以俄制美之目的。

古巴政變之初，美國對於古巴之局勢，原可運用其強大之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力量，予以控制挽救，但因美國政府既無警覺，又乏決心，更因甘迺迪總統之民主幻想以及中南美各國之反對干涉，遂致因循貽誤，而使古巴之共產政權，從容坐大！迄至一九六一年四月間古巴之流亡義軍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之暗中支持下，渡海反攻，登陸抗暴，祇要獲得初步勝利，便可使古巴局勢改觀，但又因事先擬妥掩護義軍登陸之空中支援，臨時為甘迺迪總統斷然否決，乃使登陸反攻之役，終成泡影，而使古巴之局勢，更難收拾！

卡斯楚自擊敗登陸之義軍後，乃加緊投靠蘇俄，請其多給援助，以策安全。據傳古巴曾要求加入華沙公約，俾能獲得共產集團之共同防衛，赫魯曉夫則向古巴保證：蘇俄將以較華沙公約更有效之保護，給予古巴。姑無論此項傳言，是否屬實，事實證明自義軍登陸失敗之後，蘇俄對古巴之援助，正在日益增加，尤以軍火之供應、軍援之給予，更為顯著。根據美國務院之情報顯示：卡斯楚政權獲取共產國際之軍火，始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其後逐漸增加，至翌年六月間，其總值約達美金一億元之譜。最近一年以來，古巴與蘇俄等共產國家間之航運，益趨繁忙，供應軍火等物資之數量，亦激劇上升，估計總值達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總量共達四十萬噸，舉凡小型武器、軍用車輛、坦克車、高射砲、魚雷艇、噴氣機、電子設備以及短程自導火箭，無不包括在內。尤甚者，除各式軍火之外，蘇俄之軍事技術人員，亦已大量潛入古巴，據各方估計，目前人數當在五千至八千之間。終使古巴成爲蘇俄在美國大門九十英里以南之真正軍事基地。

至於古巴之經濟情況，由於年來美國之抵制與共產政權之搜括，雖已日趨貧乏；古巴人民由於生活困苦而逃亡美國及其他鄰近國家者，亦已日見增多；但卡斯楚政權之特務警察制度，已藉蘇俄等共產國家之大力支援指導而告成，對於全國各方面之控制，亦已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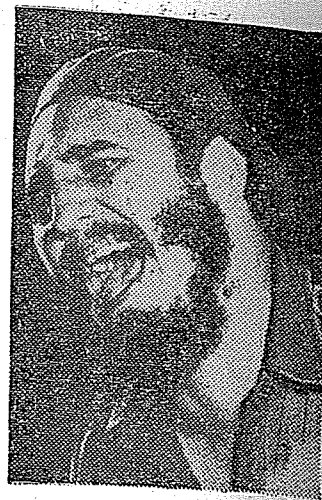
漸加強，正如在其他共產國家之情形一樣，古巴人民對於共產制度乃至卡斯楚政權，雖已漸嫌憎恨，但倘無外力之援助，自難望其自力從事反抗暴運動。其次，古巴經濟情況之惡化，固可視爲卡斯楚政權之大危機，但亦將成爲該政權加緊與蘇俄匪共等勾結之最佳媒介，故自古巴政變以來，卡斯楚政權不但接受蘇俄等國之軍經援助，其對外貿易亦以俄匪集團爲主要對象，遂使卡斯楚治下之古巴，在經濟上亦已成爲蘇俄之附庸！

二 美國為什麼要封鎖古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冷戰延續期中，美國爲防阻共產主義之擴張與侵略，曾對蘇俄及其附庸地區，實行所謂圍堵政策，目前美國世界各戰略要地所設置之海外軍事基地，便是此項政策之具體實施；但時至今日，蘇俄在美國南部之古巴，亦已設立軍事基地，對美國南部及大西洋沿岸之安全，予以空前嚴重之威脅；而且除此之外，蘇俄更可經由北極地區威脅美國之北部，經由柏林及西歐威脅美國之東翼防務，經由中國大陸威脅美國在西太平洋之安全，因此自古巴赤化之後，蘇俄實已對美國形成反包圍之態勢，不但將使戰後之冷戰局面，大大改觀，且將使美蘇兩國在冷戰之均勢，爲之破壞，影響所及，自非僅關係美國一國之安危而已！

再就古巴之戰略地位而言，該島居加勒比海之中，北距美國之佛羅里達州僅九十英里，距美國在坎納維爾角（Cape Canaveral）之最大火箭基地，亦僅四百英里；西距波多黎各之美國海軍基地僅六百英里；南距控制大西、太平洋兩洋交通命脈之巴拿馬運河亦僅七百五十英里。故蘇俄獲得古巴基地之後，至少可以從事下列各項活動：

- (一) 作爲心戰基地，就近向拉丁美洲各國進行共產宣傳及滲透顛覆活動；
- (二) 作爲潛艇基地，不但可以就近獲得補給供應，且可加強在加勒比海之活動，威脅巴拿馬運河之運輸以及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間之貿易通路；



· 楚斯卡的室入狠引 ·

(三) 作為偵察基地

，對美國發自坎納維爾角之火箭衛星，獲得近距離之真正了解；

(四) 作為火箭基地

，俾在緊急關頭，對美國本土施行近距離

之毀滅性襲擊；
(五) 作為勒索基地，使蘇俄在冷戰鬥爭中，能加強其對美國討價還價之勒索工具。

基於上述，可知古巴基地對於蘇俄之作用，至為重大，今後蘇俄對卡斯特政權，自將在軍事、政治、乃至經濟上繼續大力支持，使其忠心臣服，屹立不移，乃屬必然之趨勢。但在另一方面，蘇俄在古巴建立軍事基地，已使美國朝野，坐立不安，此一基地，不但直接威脅美國本土之安全，且將使拉丁美洲各國之政局，益形動盪；不但使美國厲行百餘年之所謂門羅主義，破壞無遺，且使美國在對蘇冷戰中之聲望地位，遭受重大損害。然而「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故美國對於蘇俄在古巴之軍事基地，自難予以容忍，其將運用各種力量，想盡各種方式，以推翻卡斯特政權，消滅共產主義對美國及美洲之威脅，亦屬必然之趨勢。

不過，美國對古巴問題之解決，正如前文所述，曾經一誤再誤，坐失良機，事後欲圖補救，誠非易事。就美國之力量言，推翻一近在咫尺之古巴共產政權，殆屬易於反掌，但因此事所涉甚廣，既須顧及拉丁美洲各國之反應，又須適應錯綜複雜之國際情勢，遂致瞻前顧後畏首畏尾，頗有莫知所措與無所用力之困擾與表現。直至本年十月中旬，美國偵察機在古巴上空發現卡斯特政權正在蘇俄技術人員指導協助之下，加緊從事攻擊性短程與中程自導飛彈基地之建築，而且飛彈彈頭，個個指向美國本土，這才大驚失色，如臨末

日，乃即以不惜一戰之最大決心，於十月廿三日宣佈封鎖古巴，藉以防阻蘇俄飛彈及其他攻擊性武器之繼續大量流入，並挽救美國本土遭受近距離核子武器攻擊摧毀之悲慘命運！

三 蘇俄為甚麼甘心退却

蘇俄對美國封鎖之表示讓步，并非甘心退却，而是形勢所逼，不得不暫時委屈求全。當美國宣佈封鎖古巴并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以蘇俄撤退古巴飛彈基地為美國撤銷封鎖之交換條件時，蘇俄的態度，仍極強硬，并決堅表示絕不終止援助古巴，聲稱「美國應負其海盜行為之一切後果」；其後見美國朝野不為所懾，并加強執行其封鎖政策，赫魯曉夫乃於十月廿七日致函甘迺迪提出下列四點：(一) 蘇俄同意自古巴撤退攻擊性之武器，建議美國亦同意自土耳其撤退攻擊性之武器，(二) 古巴及土耳其兩國政府必須允許聯合國安理會派遣代表赴現場監督檢查執行撤退情形，(三) 蘇俄政府得在安理會聲明尊重土耳其邊境不可侵犯及其主權，不干涉其內政，不進攻土耳其，不使蘇俄領土為攻土之跳板，並制止自蘇俄領土及自蘇俄鄰國對土耳其侵略，建議美國對於古巴，亦作同樣之保證；(四) 美蘇雙方應在一個月內達成協議。

美國在土耳其的飛彈基地，是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的規定與該公約組織的決議，其性質自不能與蘇俄在古巴的飛彈基地，相提并論，因此赫魯所提的上述交換條件，乃為甘迺迪斷然拒絕；赫魯見奸計未逞，而美國的決心，益見堅強，除了嚴格執行封鎖之外，且有進軍古巴以破壞飛彈基地摧毀共產政權之可能，乃不得不見風轉舵，突於十月廿九日再度讓步，表示願在聯合國監督之下，撤除在古巴的飛彈基地并將原有飛彈運返蘇俄。但在赫魯作此宣告之同時，卡斯特則向美國另提條件：(一) 撤退美國在關達拉摩之海軍基地，歸還美國所佔古巴之領土；(二) 終止目前之海軍封鎖及美國海軍對古巴領海與領空之侵犯；(三) 停止發自美國及波多黎哥海軍基地之「海盜性攻擊」；(四) 終止來自美國及若干同謀國家之各種顛覆活動，軍火之運輸，海空之侵犯，傭兵之組織以及間諜之滲透；(五) 終止美國在世界各地對古巴所施之經濟封鎖及其他各種壓力。

赫魔之讓步，不但可以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武裝衝突，贏得「忍辱求和」的美名，同時更可博取亞非中立各國的同情，而達到孤立美國的目的；而在另一方面，卡斯楚所提的條件，便是赫魔讓步的代價，倘被接受，則不僅古巴的共產政權將獲得免於遭受武裝攻擊與經濟制裁的庇護，即蘇俄在古巴的非攻擊性軍事基地，亦可獲得事實上的承認。論者謂赫魔之突然讓步，或屬別有用心，但如與卡斯楚所提的條件，對照參證，則係一唱一和，如演雙簧，絕非單方面的讓步，而係有代價的退却。

四 古巴局勢之可能發展

聯合國代理秘書長宇譚已率同有關專家代表前往古巴，進行撤除飛彈基地之商談，美國總統亦宣佈暫停封鎖兩天，以視商談之結果，惟即令赫魔之讓步，出於誠意，而使飛彈基地之撤除，能够付諸執行，但古巴之共產政權，依然存在，古巴問題，并未解決。而且飛彈基地撤除之際，亦即美國撤銷封鎖之時，則蘇俄仍可利用古巴為心戰、潛艇、偵察與勒索之基地，繼續向拉丁美洲各國肆行共產宣傳及滲透顛覆活動，對於美洲政局之安定以及美國本土之安全，仍為莫大之威脅。

基於上述，美國對於古巴，唯有澈底摧毀其共產政權，恢復真正民主憲制，始為一勞永逸之辦法。故今後美國對古巴之行動，除

繼續加強實施經濟制裁，期使卡斯楚政權之經濟漸趨崩潰外，似唯有扶助古巴人民之反共抗暴運動，使對該政權進行內外合擊，最為穩妥。按一九六一年四月古巴義軍登陸反攻之舉，雖告失敗，但流亡美國及加勒比海沿岸各國之古巴難民義士，對於推翻卡斯楚政權之計劃，仍在繼續進行，美國朝野對此，亦寄予殷切之希望，良以古巴義軍為摧毀暴政，解救同胞，實屬名正言順，師出有名，既可獲得拉丁美洲各國之同情，又可免橫遭共產國際之干涉，祇要美國在經費、武器、組訓及戰略戰術方面，暗中予以支援指導，使古巴境內之反共潛力，膨脹壯大，使流亡海外之古巴義民，團結合作，成為勁旅，則登陸反攻，內外合擊，仍有成功之希望。

至於蘇俄對於古巴，自亦不致輕易放棄，今後必將在不過份觸怒美國之限度內，繼續支持卡斯楚政權，充實其軍力，鞏固其統治，俾在消極方面，防阻共產古巴遭受外來之武裝攻擊，在積極方面，加強俄共在對美冷戰中之地位；但就目前局勢及地理位置以觀，美國對古巴共產基地所給予之威脅，涉及本土安全與切身利益，絕對無法容忍，其必處心積慮予以消除，殆為時間與方式問題；而在另一方面，古巴之於蘇俄，雖可作共產策略之國際運用，但對蘇俄之切身利害，并無直影而嚴重之影響，兼以古、蘇相距過遠，運輸困難，接濟不易，故一旦美對古巴採堅決行動，蘇俄之抵制報復，或將適可而止，其因此觸發美蘇核子大戰之可能性，似不太大。

葉門政變的剖視與展望

· 湯德衡 ·

壹 前言

葉門突發的政變，已引起舉世矚目並進入極微妙的短兵相接階段，其後果足以影響中東和世界的局勢。

貳 葉門概況

為便於瞭解整個問題，茲擬先將葉門這個國家作一簡介。

凡是乘船經紅海蘇彝士運河北上南下的旅客，當進出紅海南口

之際，都可望見東岸的一片較高之地，那就是面積約達七五、〇〇〇平方英里，人口約有五百萬的葉門王國。惟以境內並無聞名於世的重要港口或名勝古蹟，所以一般人對之頗為陌生，即在經紅海過其門的旅客中，亦每僅知阿拉伯半島而不知有葉門。

葉門雖是位於阿拉伯半島南端的國家，但與同在阿拉伯半島的沙烏地阿拉伯及波斯灣各邦並不完全相同。到過葉門且稍加注意的人，可以發現四項不同之點：一是葉門人雖是阿拉伯種，但與阿拉伯半島的其他阿拉伯人略有不同，服裝顏色的嗜好亦不一樣，他們崇尚藍色，國內又產一種可供藍色染料之用的植物，許多人遂因長期穿着藍色服裝而皮膚的表面亦呈藍色，致有若干不知此中原因的外人竟認為世界上尚有藍種人的；二是葉門雖是回教國家，但屬另一支系；三是葉門有長期的獨立歷史，故在阿拉伯民族中素係自成一邦；四是葉門的雨量充沛，水利良好，土地肥沃，在多大沙漠缺水源的阿拉伯世界中可謂非常特殊，若由今日的沙烏地阿拉伯取道陸路進入葉境，眼前會現出突出由滿目荒涼變成一片綠野的景色。

因為葉門地處半島之端，西濱紅海，東南為保護地，東北與著名的珊瑚（亦名羅巴厄爾哈里）大沙漠相接。國內農牧均頗發達，出產上品的咖啡（莫卡）、玉蜀黍、燕麥、蘆粟、卡特（註一）、橘橙、杏子、蘋果、香蕉、檸檬、在若干地區亦產煙草與棉花，低地則產棗子。畜產有綿羊、山羊、牛、騾及駱駝，所以亦利閉關自守而為半島上最富之區。惟自沙烏地阿拉伯等從事石油開發後，葉門較之當然不及甚多了。但近年來葉門亦已與美合作致力於石油的開發。工業則無可言。

葉門人民百分之四十屬回教，依第派系，百分之六十屬回教真納派的沙飛派系，為政教合一的國家，國王是政治的元首，同時亦為宗教的領袖。因之，與沙烏地阿拉伯相似，亦有兩個首都。人口約六萬的沙那阿（亦譯薩那或沙那）是政府的首都，人口約一萬二千的泰次（亦譯泰士）為宗教的中心。國王身兼政教領袖，又常在泰次，所以事實上等於有兩個首都。嚴格說來，葉門原是酋長之邦，迨正式成國，遂以其族名莫塔華基利特（英譯 Moutawakelite）作為王室名稱，並有類似內閣的組織，共分外交、國防、內政、財

政、衛生、教育、經濟、交通、勞工、司法、農業、政務各部，並無議會和政黨。部長均由國王任命。行政方面分為卡大斯（可譯為省或行政區），卡大斯置艾米爾（總督或省長）外，另有代表宗教領袖的哈金姆，但後者在行政上的地位低於艾米爾。司法方面有國法亦有教法，國王既獨攬政法的和精神的雙重統治權，又無民意機構之設，所以葉門是一個君主專制的封建國家。國王的收入每年約五百萬英鎊，主要來源為察卡特（註二），農產品的值十抽一，人頭稅、小農勞動服務的徵工代金。海關的收入年約一百五十萬葉門幣利阿爾，陸上邊境關卡收入年約五萬利阿爾，每一利阿爾為四十二巴克沙，一利阿爾約合英幣三先令四便士。

國內交通有公路幹線二條通沙那阿、泰次及人口約兩萬的海港霍達依大（亦譯荷得達）。近年美國似因開發石油亦在為之築路。國內有阿拉伯文報紙三種，二在泰次，一在沙那阿，沙那阿設有政府控制的廣播電台。海運有葉門航業公司載運客貨往來中東和非洲各港。航空方面有葉門航空公司的國內航空線及往沙烏地阿拉伯的航線，依索比亞航空公司亦有航機往返葉依二國。銀行則有沙烏地國家商業銀行分設於沙烏地阿拉伯的吉達和葉門的霍達依大二港。主要輸出為咖啡（年約一千二百五十萬磅），獸類的毛皮和皮革、鹽、卡特；主要輸入為紡織品、糖及玻

最新非洲形勢圖

蔡正倫編繪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七精彩印，道林紙四開一大張，實為目前國內最新詳盡的非洲掛圖，附郵三元，即寄費。免收。

地址：台北溫州街一三七號
郵政劃撥：三四五六號

璃。

參 政變的經過及其原因和背景



爾德巴·爾艾

葉門前王依馬姆·艾爾—納西爾·李定·阿拉爾·阿赫梅特·依賽·耶赫耶·哈米特·烏爾，本年九月十九日病逝，由現年三十多歲的繼承人薩依夫·艾爾—伊斯拉姆·艾爾—巴德爾接位(註三)，但為時僅達一週，即起政變。

政變消息是九月二十七日外傳後世界各報於二十八日揭載的，爆發的時間則為二十六日下午六時前後，由陸軍總司令艾爾—薩拉爾上校(註四)發動。當時新王艾爾—巴德爾與家人在泰次宮中，叛軍以砲轟擊，新王全家遇難，本人生死不明。同時，叛軍佔領沙那阿電台，拘捕王族及內閣閣員，且逕即處死多人，自組執政機構接掌政權，封鎖邊境。

政變的原因是前王留下惡果，新王警覺不够，部屬乘機起事，外力加以促成。因為前王在位之日，對內採取愚民政策高壓統制。人民在政教雙重管制之下，雖未積極反抗，但無愛戴之忱，王族之間，則因爭位，屢起內變。對外方面因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主義和英雄思想的影響，對英又有宿怨，故躍躍欲試地想收回國境以外事實上屬於其他酋長的保護地。為達此項目的，遂接受蘇俄和匪幫的援助，欲藉親共來抗英。嗣覺共產黨徒口蜜腹劍，無異引狼入室，乃仿敘利亞的策略轉而與納塞聯合，希望助其防共反英。然而

納塞並非君子，結果不歡而散雙方決裂解體。前王自知體弱多病，故與埃及決裂後不久，就以太子艾爾—巴德爾於本年元月下旬內閣改組時出任副首相兼國防部長及總司令，為之預作繼承王位的安排。但是艾爾—巴德爾不學無術且每自作聰明，雖曾任外交國防部長等職，不知選任賢能之士，竟無良輔。尤其前王親共聯埃等朝秦暮楚的作風，實均為彼主動。因為對外一再搖擺，自己製造了幹部之間意見的分裂和力量的抵消，所以一旦失去前王的庇蔭，就會瞬間不測之禍。

此次葉門的所謂政變或革命，其實質純粹是突發之時即以兵戈相見的軍事叛變。叛軍所稱會向新王先提通牒之說殊難採信。因為新王如確拒降，自必有備，決不致家人慘被擊斃；此外，砲擊的時間適係虔誠的宗教信徒舉行誦拜之際，正為偷襲聚斂的良機。況事後在沙那阿等地續殺已失抗拒能力的王族及閣員，更可證明是決將主要人員殺盡以利奪取政權的預謀。



爾拉薩·爾艾

現年四十五歲，衛士出身原任陸軍總司令的叛軍首領艾爾—薩拉爾似乎早就受到納塞叛變成功的先例鼓勵，但並無斷然行動的智力和勇氣。此次王位交替之際，納塞遂乘機加以利用，故真正佈置和發動葉門政變的實為納塞。因為：一、政變發動的方式和配合，可謂簡速有效和週密有序，是出自「專家」手法。二、殺盡滅絕是納塞所採的作風，當年法魯克所遇的倘非納奎布而為納塞，恐今亦已不在人世。三、納塞為提高其在國內外已失的「威望」和逐步實現其野心，本有「收回」敘利亞葉門，促動約旦沙烏地阿拉伯內變及進攻以色列的計劃。惟進攻以色列非力所及，促動敘利亞「歸來」又功敗垂成，約沙防範頗嚴

無機可乘，適逢葉門暴露弱點，自不放過良機。四、約沙二國最近的密切合作，補足了約且有沙漠兵團的勁旅而缺金錢沙烏地阿拉伯有大量石油收入而無精兵的缺點，對於埃及相當不利。爲要先取攻勢及預奠日後進窺沙約之基，更有掌握葉門的必要。五、如果取得葉門，無異用事實證明了民力國家會議所「通過」的國家行動綱領（參閱本刊一卷十二期）中關於阿拉伯統一問題的主張決非紙上空談而乃言出即行，可使世人刮目相看。五、葉門政變倘若失敗，遭劫的是葉門，葉門政變如果成功，獲利的是納塞。

現在，關於納塞對於葉門叛軍的支持和叛軍政府的承認，甚至接受其與埃聯合等已爲公開的新聞電訊，但是這些都是政變發生後的「對外表演」。事實上葉門的政變根本就是納塞所發動。根據葉門的所謂革命執政機構中都是親埃份子及會流亡開羅接受訓練的葉人等事實，更足證明預謀及促動此一政變的幕後主持者是納塞。

肆 正在擴大中的演變內情

由於葉門政變不是單純的內變，所以局勢的演變和內情日益擴大而趨複雜。

演變的擴大和複雜是因爲葉門的政變是由納塞利用艾爾—薩拉爾等人所發動。沙烏地阿拉伯與葉門政府邦交素睦——即在葉門與埃合作時，葉沙兩國仍有航機相通和銀行的合作，何況今日沙埃關係欠佳，葉門若入納塞掌握，不但唇亡齒寒，尤覺後果堪慮。所以沙王必須支持身在國外行動自由的艾爾—哈珊反攻復國。約且與沙烏地阿拉伯締有聯盟，在道義及利害上，都有支持沙國的必要，約且與英國現在相當合作，且納塞勢力進入阿拉伯半島，不但與英有關的沙約二國，即亞丁等地亦將受到威脅，因而英國必須支持約沙出爲葉門王室後盾的行動。然而另一方面有縫必鑽的蘇俄與大陸匪幫，遇此機會當然亦不放過。蘇俄與匪幫搶先承認葉門「革命」政府之舉，就是企圖滲入的先聲。於是，形成了如下的民主、「中立」、共產三大集團鬥爭陣容。

葉門政變的剖視與展望

民主集團方面：第一線——葉門王室；第二線——沙烏地阿拉伯及約且；第三線——英國；第四線——其他民主國家如美國等。「中立」集團方面：第一線——葉門叛軍；第二線——納塞及國際秘密團體；第三線——親納塞的亞非國家；第四線——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

共產集團方面：第一線——共黨潛伏份子及被利用份子；第二線——納塞；第三線——蘇俄及匪幫；第四線——各共產國家。

「中立」陣容第四線之列有蘇俄和共產陣容第二線之列有納塞，這並非矛盾，乃因他們雙方存有微妙的關係。蓋蘇俄鑒於民族、宗教、距離等關係是希望與納塞合作俾利滲入葉門，而納塞必要時亦會向蘇俄及其附庸如捷波等要求供給武器。不過，根據實情判斷，除非萬不得已，納塞似乎決不願充共產集團第二線的可能，反之，蘇俄縱使不能達到納塞充其第二線的目的，但在「現款交易」之下，仍將樂於供給納塞以所需的。因爲「製造不安」固蘇俄之所願，多一對外親共的納塞式「中立」國家亦其所欲。

迄今爲止，三方面的接觸雖未達第四線，但已進到第三線，亦即英、埃、蘇均已出動，且各有優點弱點，略舉如下：

一、英國的優點：（一）有約沙的合作；（二）有亞丁等基地；（三）國力強大。弱點：（一）葉門對英缺乏好感；（二）尙未獲得美國充分合作；（三）由於種種顧慮，不能如對科威特之公開支持甚至直接出兵。沙約的優點：（一）與葉邦交頗好；（三）葉門各酋長親沙者多親埃者少；（三）邊境毗連，較埃葉的距離更近，聯絡補給皆便；（四）由英幕後支持。弱點：（一）沙國兵力據去秋估計，雖陸軍約有四萬，空軍有飛機一百二十架，但地面部隊戰鬥力弱，且內部亦欠安定，爲防內變當然不可能全部出動；（二）約且每年入不敷出，絀於財政。但上述二項弱點均可補救，因沙國石油收入可補約且財政不足，而約且兵力據去秋估計，雖僅陸軍二萬，飛機五十架，然其地面部隊前文已有述及，原爲由英訓練的沙漠兵團，爲中東勁旅，故必要時沙約配合，弱點較易克服。

二、納塞的優點：(一)先入為主；(二)業已掌握若干地區與人力；(三)因係預謀，準備較週；(四)納塞虛聲尚可奪人；(五)葉埃海道相通空中距離亦近，接濟不難；(六)最大優點為國際秘密團體的協助。弱點：(一)據去秋估計，葉門陸軍約八千人，飛機約二十五架，沙約如果正式進攻，勢難抗拒，何況士兵未必全部聽命；(四)葉門各酋長均有地方武力，其中傾向納塞者甚少，今若不能爭取，不易迅即控制全境；(三)既須支持叛軍，又須防共滲入及抵抗沙約暨英的有形無形攻勢，無異三面作戰；(四)據去秋估計，埃及雖有陸軍八萬五千，海軍艦艇八十，空軍飛機二百五十架，但內部不安需要鎮壓，且多數軍人其內心並不擁戴納塞，戰鬥力素頗脆弱，故除艦艇飛機外，陸軍則不能公開大量往援，以免偷遭敗績，納塞的「紙老虎」隨之全穿，永無再起之日；(四)國勢外強中乾，又乏有力後盾。

三、葉門本無政黨，更無正式共黨組織，但因一度聯俄親共及普艾爾—巴德爾代理國政時訪俄並受共援等，蘇俄及共產附庸勢力會藉專家顧問之名大批湧入，不僅限於經濟及建設方面，例如關於宣傳，亦會派有著名人員如蘇爾塔諾夫 (Jurif Sultanow) 等，甚至蘇俄秘密警察的回教徒莫斯塔發 (Salih ben Al Haj Mustafa) 亦因「關心」前王病體而極「効力」。當時匪幫隨之「親善」，並派築路工人八百名入葉。嗣後前王雖欲阻止共黨宣傳甚至不惜以驅逐出境為威脅，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間仍有葉王另一兄弟拉赫曼 (Saif-Al Eslam-Abd El Rahman) 親王所率領的政府代表團在俄與蘇聯主席伏洛希羅夫友好會談，後者且託其向王儲艾爾—巴德爾代致至誠的問候 (註五)。匪幫駐阿聯僑大使兼駐葉門僑公使則會以小麥一萬噸交艾爾—巴德爾贈給葉門，並藉此機會強調支持葉門人民對殖民主義的鬥爭 (註六)。東歐附庸與葉門的外交事務係由匪俄駐葉使館分別代理，內部的劃分則為東歐附庸與葉門從事商務聯繫，擬各自成立商務代表團，蘇俄負責武器供給和霍達依大港的築造。匪幫則負責修築霍達依大至沙那阿的公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供給消費品及機器。所以葉門雖無政黨，因而並無共產黨的正式或偽裝組織，但是祇要明瞭上述情形，可知並非沒有真正的

共黨潛伏份子和被利用份子，此亦即為共產集團在葉門的優點。但是弱點亦不少：(一)中東朝野對於共產黨已失信仰，且表厭惡；(二)納塞正阻拒共黨滲入；(三)共黨在葉門尚無深厚內應基礎；(四)距離過遙中多阻隔；(五)因宗教人種等關係，匪遠較蘇俄易於接近葉門，故匪幫亦急承認叛軍政府，但匪俄雙方似少配合，致力量大減。然而共產集團對於葉門仍在積極爭取和支持叛軍，因為若能佔有，實為本小利大坐享現成的收穫，否則，「中立」勢力的擴展，就是民主集團的損失，亦即共產集團的間接勝利。

因為納塞歷年迭有「精彩表演」，尤其世人均知埃及原為貧弱國家，遂認為納塞能使埃及一躍而為國際要角，定有超人才智不可輕視。為了揭開納塞之「謎」，不得不略將其中心秘密加以說明。納塞本人除了富野心敢冒險之外，並無特長，一切謀略，實皆出自居於幕後知者極少的一個國際秘密集體。此一無名團體人數極少素不露面，但各級主要人員均曾受長期專門訓練又積多年實戰經驗的納粹亡命份子而非埃及人。他們之中多數是博學勇猛頭腦靈敏的全世界最優秀特工人員，內部組織嚴密，各種專家頗多。當年納奎布的推倒法魯克，納塞的消滅納奎布，以及納塞在蘇彝士運河事件的勝利，無一不是這個團體的「傑作」——當然他們在其他地區亦會為其他野心家們「演出」。納塞本人原係曾受此輩訓練的一份子，故其自納奎布手中奪得政權後，親俄而國內反共，聯美而致力排猶的政策，以及想在冷戰中騎牆勒索飛機坐大，熱戰時坐觀兩敗自保實力，大戰後形勢驟變即可稱雄等狡謀，甚至另創阿拉伯民族社會主義以及火箭原子的製造研究，也無一不是得自此輩的指導和協助。需要對外策變對內鎮壓時，由他們派員出動領導主持，因陸海空軍的戰鬥或交通工具皆善使用，各民族的服裝舉止都能偽裝，尤長於以少勝多就地利用兵不血刃覆人之國的技巧。所以英蘇的專門人員，遇之亦遭挫折。現在，納塞的政權賴他們維持，個人安全，亦靠他們保障，和他們在表面上的關係是互相合作或利用，實際上的情形是有虛名而少實權，在他們的主要人物前，不但不成「硬漢」，且為「懦夫」！至於此一國際秘密團體的組織經過和內容，暨其真正目的究為金錢抑有圖謀，因非本文範圍，故不多及。

克和波蘭供給消費品及機器。所以其目的與真正的正式或偽裝組織，但是祇要明瞭上述情形，可知並非沒有真正的

正目的究爲金錢抑有圖謀，因非本文範圍，故不多及。

伍 目前態勢及未來展望

目前的態勢是納塞很想儘速造成葉門叛軍政府爲已成事實，所以他的攻勢是多方面的，其策略爲：一、以軟硬兼施的手段爭取葉門內部各酋長；二、以親信份子把持葉門叛軍的軍政機構，俾便控制；三、以實力佔領葉門，故十月十四日有葉門加入阿聯的消息，藉可師出有名，表示扶助弱小見義勇爲，但爲預留退步計，埃及政府故意對此消息不加證實；（四）對沙約是想釜底抽薪，使之發生內變，沙機飛埃一事，就是擬使沙王的統治權動搖或至少感覺震驚迫其知難而退的方式之一；五、令葉門叛軍出面，對沙宣戰，使恐懼事態擴大的民主國家爲息事寧人而不敢牽入並要求結束；六、設法破壞美英對於葉門事件的意見協調，使英爲避免蘇彝士運河先例的重演而罷手；六、對於共產集團表面合作，暗中嚴防滲入葉門，並以阿拉伯民族社會主義抵制共產主義的宣傳和誘騙；七、對美僞示親近，希望分化民主集團和爭取美援；八、挾新興或「中立」國家自重，使美產生投鼠忌器之慮；九、致力一般性的心理與宣傳攻勢，如使親埃國家爲之搖旗吶喊甚至如十月十三日開羅報道突尼西亞國防部長拉哈姆宣稱出兵援葉以壯聲勢，叛軍電台對於新王艾爾——巴德爾生死消息前後矛盾以分化王室內部，宣稱沙軍遭葉方叛軍擊敗等均屬之。

沙烏地阿拉伯雖欲援助葉門王室早日復國，但一切組織及配合遜於埃及，况沙軍既不便正式大舉進攻，艾爾·哈珊本身又無實力，故其願望不易立即實現。英國則仍停留於幕後外交活動階段。

蘇俄態勢爲以逸代勞，伺機而動，其第一願望誠係乘機攫取葉門，但若暫難如願，則仍樂於支持納塞，因如前文所述，葉門若成納塞式的中立國家，對俄究亦有利。且葉門事件與古巴的俄方增兵建立基地事件併發，可使美國由於增加困難疲於兼顧而舉棋不定，對美國的任何打擊，均爲蘇俄所樂見。十月十三日葉門王室政府外長飛美的任務，除擬在聯合國方面活動外，主要目的似爲與美聯繫。若以目前的僵持狀態而言，夜長多夢，是有助於納塞的，因爲他

在葉門迄猶居於優勢。

鹿死誰手固在未定之天，但以後的發達似將不出四途：一、如果美國積極支持並與英協調爲沙約後盾，使後者敢於大舉援葉進攻，同時對埃加以壓力，葉門王室的復國可成；二、英國雖無美國支持，但得美國同意而又能聯絡他國如法國等合作支持沙約助葉反攻，葉門王室亦有復國可能；三、倘若其他國家態度亦不積極，而美國又袖手或與英意見分歧，則英國可能在獲得有利代價後中途退出，臨時沙約亦祇能在不損體面的國際安排調處下，黯然下台，葉門將入納塞掌握；四、新王仍在且能領導國內酋長與部屬，配合沙約對艾爾·哈珊的支援，立即採取積極攻勢，則王室復國或尙可期。但此一希望頗微，因今不明新王所在，致無法判斷其所在地酋長的態度，况若干酋長對他感情欠佳，民衆則因統治者素視愚民政策爲得計，故今日已無可用的民氣民心，更不會明瞭納塞入侵後果的可怕而羣起勤王，加以落後國家的酋長，每勇於對內爭權奪位而怯於合作對外，所以易被利誘分化較難自動團結。

（註一）是一種藥料的名稱。

（註二）是一種根據資本而抽的稅名。

（註三）曾在國內外中文報上發現三種似因根據英文轉譯的錯誤：一、依馬姆是宗教職名——似可譯爲「掌教」，但有以爲是前王名字的；二、中東現有君主，僅伊期可以稱皇，因伊期與依索比亞的君主在古代即被公認爲皇，葉門的君主是王而非皇，所以葉門的王太子或王軍不能稱爲皇太子或皇軍；三、雖因英文稱艾爾——巴德爾爲 Crown Prince 而可譯爲太子，但葉門情形和沙烏地阿拉伯相似，所以新王艾爾——巴德爾雖是太子，但係前王之弟而非其子。

（註四）政變後似已自動升爲准將。

（註五）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塔斯社訊。

（註六）見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匪幫之 New China News Agency, Peking.